四庫全書

史部

明名臣琬琰續録卷一

明 徐紘 撰

文敏楊公墓誌銘　　楊士奇

正統五年二月十八日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建安楊公奉勅歸展先墓既畢事卜日啓行病作衆曰昌侯少間公曰君命不可稽也挾醫以行至臨安武林驛病加遂不起是年七月二十也守臣治棺斂既馳

奏皇上嗟悼輟視朝一日賜特進光禄大夫左柱國太師賜謚文敏遣禮部尚書胡濙涖祭遣中使護喪還葬其鄉命有司治墳曽大父伯遜大父達鄉父伯成皆贈榮禄大夫少傅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曽大母黄大母謝繼阮母劉皆贈夫人公初名子榮字勉仁自學諸生鄉試選第一會試第三廷對擢第二甲賜進士出身入翰林為編修太宗皇帝入正大統更其名榮初建内閣簡翰林之臣七人其中專典密務七人者解縉胡

廣黄淮胡儼金幼孜公及士奇也公齒最少最警敏一日晩上出右順門召内閣諸臣公一人在出江西三司奏章示之言吉安郷民之嘯聚者已悉復業蓋朝廷初有聞即遣行人許子謨齎勅撫諭子謨行將一日又遣都督韓觀率兵繼之如撫諭不下即加兵及是奏至上諭公曰觀不至不下其降勅褒觀公讀奏訖曰計發奏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足褒從之自是益重公時四方之事方殷七人者旦夕侍左右承顧問受旨退治職務且

兼稽古纂述之事不虛寸晷上時步至閣中親閲其勞且視其所治咸稱旨時公尤勤勵遂皆進官公進修撰數月復進侍講明年改元永樂秋公請告歸省又明年春七人皆賜二品金織衣且勞之曰天下事咸朕與若等同計非若六卿之分理也無幾簡翰林之臣十數人兼春坊官以任輔導公兼右春坊諭德授奉訓大夫日分直進講經史四年春公得寒疾命中官以御醫來視賜藥物五年奉命往甘肅同總兵議邉務察視守備還

奏稱旨六年夏喪父給傳歸既葬遂命起復是年冬喪母公奏歸守制時已下詔巡守北京不許七年春內閣胡公金公及公奉命扈從北京甘肅總兵何福奏降元托卜輝罕等率部來歸命公往同福處置還奏上悅遂奉命持節往額齊訥之地封福為寧遠侯八年春車駕北征巴雅爾實喇公三人仍扈從至驢駒河命公先齎勅還報皇太子復還北京冬扈從還南京九年春奏合毋喪遣中使護送既還皇太子命公侍諸皇孫學且命公曰

嚴則有成公盡心不怠重修高皇帝寔録命胡廣胡儼黄淮及公為總裁十年二月賜誥命并追贈父母妻冬月肅守帥西寧侯宋琥奏邊人婁達罕逃居𧼈勤蒙古衛將為邊患豐城侯李彬鎮陝西遂勑彬率師勦之且命公往與彬計度十二月還奏餉道險阻令沍寒人疲馬瘠不可行且邊地不足以煩王師遂勑彬旋師無幾叛者復歸十一年春從狩北京十二年三月從征衛喇特時皇太孫侍行上命胡金及公三人凡行營有暇即與

講析理義開其聰明尚寶司官闕命公兼之既還勅翰林修性理五經四書大全公三人皆為總裁十四年陞翰林院學士仍兼庶子扈從南歸十五年春復扈從巡北京十六年夏進高廟實録賜宴賚胡公没公掌翰林院事益見親密一時廷臣狎恩多縱忌公抗直發其私適太學闕祭酒衆共舉之寔欲踈公上不聽公遂密言十奬指斥五府六部都察院章留中不下十七年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授奉政大夫十八年扈從

北征秋還京冬將西征親藩奏建文中江西所垛集民兵可徵用出奏示公公對云陛下命復民業二十年矣今復徵非信上曰朕意固如此遂寢三殿灾公偕金公陳便宜十數事皆見施行重賢愛民或陷非辜必援之尚書夏原吉以兵饟不給坐繫呂震言其桀驁侍讀李勉時嘗論事亦有言其賣直者皆激上怒公悉委曲為之辨解二十一年秋復扈從西征駐蹕萬全一切軍務悉付公掌寧陽侯陳懋奏番王額森圖罕來歸命公往

議定降歸奏稱旨二十二年復從北征中道軍餉不繼
上聞之命公與金公總計其數遂如二公言遣使諭其
釋兵弗臣之罪下令班師浙江三司奏處州之麗水福
建之政和山寇刼掠請勅兩都司合兵討之公言愚民
為有司所苦出不得已兵出則良民先被害願遣一勅
使撫諭之不足煩兵上從之卒如公言無事一日上從
容坐帳殿諭公二人曰東宮監國久熟政務此歸悉付
以天下事吾惟優游暮年二公共對曰皇太子孝友仁

厚天下屬心允稱陛下付託上悅師次榆木川上不豫既上賓凡沐浴襲奠飯含棺斂一切之禮悉出二公衆遂推公先馳歸報既至同尚書蹇公等議喪禮遂議即位禮仁宗皇帝嗣位進公太常寺卿授嘉議大夫仍兼兩職學士逾月進太子少傅授資善大夫兼謹身殿大學士山陵事殷太監孟繼極言公盡心喪事上嘉歎即升公工部尚書仍兼前二職賜勑褒諭三俸俱支尚書一俸全給米洪熙元年賜誥贈二代考妣無幾上命範

白金爲方寸印四枚其文曰繩愆糾謬以賜師傅公與
金公同受其一時期之直言臣輔修文皇帝實録公預
總裁仁廟上賓時皇太子監國南京遺詔召嗣位公往
迎於德州既還命公同有司相陵地宣宗皇帝嗣位修
仁廟實録仍預總裁高煦反在廷多懷二心惟文臣三
四人勸上親征公其首也遂扈從討平之師還特受駢
蕃之賜馬騏激變交阯黎利聚衆抗王師總帥孱弱不
支輒與利和且爲利請立陳氏後遂以師還奏至上以

示文武大臣皆勸發兵擊利上不聽竟偃兵息民公預力焉是年八月車駕巡邊至遵化聞兵逼塞下以道阨師難並進上率鐵騎數千先馳擊之文臣獨公從旣還陞少傅進榮禄大夫仍兼尚書大學士三俸俱支辭大學士俸進兩朝實録賜宴賚又範白金為圖書刻方直剛正四字以賜公數月上念先朝老臣蹇義等四人皆春秋高並賜勅褒諭命輟職務朝夕左右侍論議公預焉賜玉帶加有御製詩畫之賜公滿三載吏部以聞賜

勑有忠言讜論裨益為多之褒賜宴禮部遂賜少傅誥
進封三代後兩扈從廵邊皆至洗馬林而還宣廟上賔
復偕有司相陵地皇上嗣位公與同官三人協志合力
以效裨益賜賚特厚修宣廟實録皆為總裁書成進公
光禄大夫柱國少師兼尚書大學士如故賜玉帶時上
日勤聖學命公同知經筵事五年謁告省墓賜褒勑諭
加厚賚給傳遣中官護送既還京道薨春秋七十公仕
於朝四十年皆居清密考鄉試者一讀廷試卷九為人

閭疏果毅遇事當為奮前不疑於論古人必欲出新見不肯苟同議辟率歸寬恕勤職事盛寒暑及小疾未嘗少怠於四裔及邊徼事及邊將勇怯智愚靡不通知故忖量事勢率豫中肉篤孝友睦婣之行家故豐裕且有厚禄能濟窮恤患無間疏戚喜賔客善交際雖貴盛無涯岸貴賤大小皆歸心焉故聞其没也咸有嗟悼悵惜之意所著文章有默菴集雲山小稿靜軒稿退思集北征記訓子編藏于家元配劉贈夫人繼劉封夫人子男

六恭讓錫陽貴芳貴通女七孫男十二奏儼倫俊儉佶
儆佐倧偉伷儀孫女七曾孫女二士奇與公同僚三十
有九年同事四聖今内閣舊臣惟吾兩人未能退公又
遠先余逝公之葬其子屬少保楊公書墓上之石余銘
諸幽嗚呼凡今能文士大夫感公之徳述公之行雖有
之矣若交之久知之深言之信者余兩人其庶幾可無
愧也銘曰桓桓文敏通才博識遭際聖明光奮於績承
明廷閣著作之庭以翺以翔紓華振英北裔西垂從狩

萬里職典署文亦兼知武外蓄胸臆帥垣弱强重瞳屢顧數奏惟明晚陟三孤二公弘化恪恭朝夕敢或遑暇帝懐敷仁鞠躬承之民懐被福黽勉成之志存寛恵行在果斷嘉謀讜議褒書有煥予告南旋曾幾何時上下延佇而訃奄來越昔内閣七人同事荏苒三紀我銘其四公壽考終哀榮寵光於乎文敏殁也不亡

少保文定楊公言行録溥　　失名

楊溥字弘濟湖廣石首人進士歴仕洪武正統間位至

少保卒年七十五謚文定仁宗一日東宮觀漢史歎張釋之不易得公進曰釋之誠賢然非文帝之寛仁曷得行其志臣以為釋之漢一時不易得如文帝三代而下不易得也退採文帝事編為事類以獻仁宗甚悦賜書褒美名臣贊

先生在獄中十餘年家人供食數絶糧又上命莫測日與死為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為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

而得釋晚年遭遇為閣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於獄中之功蓋天玉成之如此為人謙恭小心接吏卒亦不敢慢初入鄉試為首選胡儼典文衡批其所刊文曰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阿人以儼為知人後儼為祭酒先生已在禁垣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不辭人兩高之古穰雜録

公祭座主胡祭酒先生曰區區昔承見許於文字之間

繼而忝同官得相從者二十餘年先生致仕以音問往來者又二十餘年區區夙夜砥礪惟恐負先生所知有玷於斯文而未能也文集

楊文定公最善王檢討張修撰一相見輙出所作就二人評有所改易即樂從公亦喜改人文字泰和陳學士當筆譔祭文公欲有所易陳忿然不平見於言色公即已之水東日記

嘗聞楊文定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教無菜色官居何必

用桃符宣德正統間名臣稱三楊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陽蓋以姓同因居第以別之文貞因出江西而文定郡望每書南郡乃因以南陽號文定焉東王則抑菴西王則泉坡蓋亦然也同上

宣德元年春三月既望太常卿兼翰林學士楊公弘濟被命歸省其母太夫人於江陵時不得見者十有八年矣先是公由翰林編修為太子洗馬侍仁廟於春宮丁先太常府君憂詔奪起侍講經筵後屢欲歸寧而竟不

果行薦以延晦十年不得快適大夫人年高强食益壯教諸孫綜理家政裕如也公在羈遠念不得見母中抱沉鬱食息幾廢然聞其康强冀他日必復得見輙用自解永樂甲辰秋公再入翰林為學士賜誥命太夫人受五品封號未數月超拜太常卿推恩上及三代太夫人加封三品國初江陵人有南徼之戍什伍連屬楊氏亦隷籍焉其地在瘴鄉往戍者多不得生還追迫無虛歲太夫人甚厭苦之至是上優詔復其家公在京師馳書

還報而加封之命適至太夫人披三品命服北向稽顙諸婦孫皆羅拜欣躍以至感泣公今又乘傳南還日抵舍太夫人童顔白髮雲冠霞帔坐堂上公朱衣象笏於階下諸婦孫先後奔走奉觴上壽當此之時更不知天壤間復有何樂可以及此也况内帑泉幣白金文綺之錫絢爛稠疊拜墓燎黄祭畢而燕樂與父兄宗族儕上之賜士君子效用於昔沐此光寵可謂盛矣雖然賢才之生天固有以啓之是以明良相逢功業克建而令名

無窮焉若公之德器材識卓為一代偉人而君臣知遇又如此豈偶然哉送歸省序

自昔聲華謁輦林幾年出處嘆浮沉漢文未許馮唐老鮑叔偏知管仲心賜食每當瓔珞曉退朝長傍落花陰眼中親舊無多在白髮相看意轉深金實奉脉直弘文閣詩並覺非集

正統九年春修國子監訖工楊文定公奉旨御製碑文文定以重建太學為題具稿進呈命范太監持示楊文貞公時文貞已卧病乃作一篇以新建廟學為題封進

用之文定不悦執用其題文貞具本論凡言重建者謂已作之後又作之廟學雖前元所建非國朝事此不可論今既悉徹而新作之只當云新建且廟與學二者若只書建太學而不云廟於禮未安請通改作新建廟學四字為宜廷議雖避文貞之言然已刻石無及矣二公之學識於是可見_{蹇丝瑣綴}

公撰繡林讀書記曰學宫在繡林之陽與龍蓋諸峯相望此其讀書處也子自髫齔就傅於兹者若干年讀書

之暇偕同遊登山椒眄長江望洞庭覽雲夢之墟天光萬里逸興雲飛有不自知其樂者及出仕途歷險夷又若干年今年七十有一追惟父祖教育於斯師友訓礪于斯國家作養於斯而寤寐之間未嘗不在于斯也復惟少時拙工呈璞備員翰林由編修遷洗馬以事坐廢若干年復入翰林遷太常再還禮官忝列三少之末仰惟聖明過蒙拔擢不敢不敬謹從事以圖報萬一况讀書終身亦恒以禮自度不敢以夷險易心第由才識踈

庸年益衰邁而終不能無慊然於進退之節尚思以義制之而不敢昧於所私也

公年七十乞老上疏曰臣一介書生荷蒙國家作養出仕四十五年歷事列聖叨享廪禄復蒙皇上厚恩擢居顯秩日侍清光恩禮優厚臣再世再生莫能補報臣今年七十有三筋力衰耗耳目昏聵思慮不周事多遺忘加以今復遘疾叨蒙聖恩命醫調治痊可然自是血氣益衰日甚一日雖欲勉强圖報萬一而力不從心切自

思維有虩而已仰惟古昔聖帝明王斟酌人情制為致仕之典聖朝稽古為治推廣仁心優老恤賢人臣七十得致仕不强其所不能以全始終之誼士君子揣分知足明於進退不敢貪禄固位以存廉耻之心維時人有士行朝無倖位良以此也

公自贊小像云資可以為學而理或有未明時可以行道而力有不至緬懐古人夙夜惟厲而莫及焉嗚呼老矣又自贊待漏像云以一介書生居三公之貳㦸㦸其

冠瑲瑲其珮日近清光談仁道義將為德為民以為志乎抑碌碌庸庸以保富貴乎聖賢之道匪知之艱而行之不易也尚思時之所遭身之所自以報萬一庶幾於君親無愧也

李文達公序公文集曰公早擬巍科擢官翰苑進宮僚而輔導之功顯入內閣而論思之職修日備顧問於弘文而經濟之畧大展屢任總裁於國史而勸戒之義彌彰平生之志於是乎伸矣則其事業豈易及哉及觀其

所為文章辭惟達意而不以富麗為工意惟主理不以新奇為尚言必有補於世而不為無用之贅言論必有合於道而不為無定之荒論有温柔敦厚之旨趣有嚴重老成之規模真所謂臺閣之氣象也平生之學豈不由是而著乎 並文集

司寇彭文憲公贊曰江漢炳靈以發文明早居館閣晚踐孤卿懲艾思奮處困而亨謙虛好學保泰以貞老成體國著龜典刑東里建安叅合成名二十餘年光輔太

平　名臣贊

少師楊公傳　　王直

公楊氏字士竒其先葉隂人南唐虞部府君輅始居廬陵再世從吉水後至允素迺徙居太和故今為太和人曾祖景行仕元累官以翰林待制致仕有傳在國史祖公榮父子將皆不仕而皆以文學行義重於時公早孤母夫人陳氏教育之甫六七歲告以世德之詳公即感奮力學雖甚貧親執勞事然未嘗廢卷時喪亂雖平而

苦無書四書五經皆手鈔以讀海桑陳先生夫人世父也甚愛公早夜訓飭使咸由道年十五裒然為人師學行日益有聞縉紳君子禮重焉郡縣交舉為學官皆不就久之朝廷以博學徵入翰林任編纂其事者皆天下宿儒雅公精慱未幾令吏部考第其文授以官又以公為第一授親王府審理副然猶執筆在翰林太宗皇帝即位遂擢為編修時方開內閣於東角門內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公七人處其中典機密尋

陞侍講上嘗諭公曰朕知爾文學親擢置此爾但盡心
勿自疑畏公感上知遇忠勤不解早夜孜孜以修其職
仁宗皇帝為皇太子又以本官兼左春坊左中允益見
寵任文華殿嘗講大學公呈講義於上前覽畢上曰先
儒謂堯典克明峻德章一部大學皆具公因奏曰二帝
三王所以修諸身施之國家天下皆大學之道上復曰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講說之際必以前古為證庶
幾易入侍講學士王達講乾九四舉儲貳為說皇太子

疑其言問公公曰此宋儒胡瑗說也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公曰程子嘗言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為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豈敢妄出意見哉皇太子嘗閱真德秀所輯文章正宗喜其有益於學者公曰德秀道學之儒志誠甚正其著大學衍義尤有益於朝廷君臣皆不可不知皇太子即取視且命鋟刻以賜諸子亦以賜公曰予倚卿為輔卿亦當留意也饒

州士人朱季支獻所著書斥濂洛關閩之說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解縉侍讀胡廣及公侍側上示之其書縉曰惑世誣民莫甚於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擯之四裔公曰當盡燬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廣曰聞其人已七十燬書示儆足矣上曰謗先賢毀正道治之可拘常例耶遣行人押季支還饒州會布政司及府州縣官與其鄉士人明諭其罪而笞以示罰悉索其所著書焚之上復諭羣

臣曰除惡不可不盡悉毀其所著書最是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藤簟諸物將以遺廷臣或得其單目以進上閱視無公名乃獨召公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公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病未有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然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甚當無他上意解命中官燬其目一無所問陞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講禮部尚書鄭賜為侍郎趙羽所間憂鬱感疾勉强奉職如平時

忽以卒告上疑其自盡名翰林諸臣問之衆未及對公進曰臣覲賜病數日但未敢即安昨晚同立右順門下賜忽仆地旁人怪賜無人氣臣遂命其屬官掖出午門外上聞公言曰微汝言幾悞疑賜賜本君子顧才不足耳命工部與棺禮部往祭之六年冬以廵狩北京詔告天下命公視草上稱善又命與諸尚書覲之兵部尚書劉儁私於公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公善之衆謂二義不相遠且上既稱善不必易公奏曰國家大體當用儁言

上喜公能服善曰則何有敗事由是益屬意於公明年車駕廵狩北京皇太子監國上命蹇義金忠黄淮與公職輔導義於事多疑少斷常持兩端曰事當熟慮不然必有後憂公曰事豈得不思但多思則惑惟當據理而行皇太子聞而笑曰此須兼知行勇自今擇事議當理者從之不必多思致惑也然皇太子知公誠篤惟公言是從或初若有疑而終必見用由是少有闕失而上下安春坊賛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皇太子以問公公曰

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可見舜之志漢高祖大風唐太宗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之作所尚者霸力非王道漢武秋風辭志氣已衰若隋煬帝陳后主皆溪靡不足道殿下明經講道之暇娛意文事兩漢詔令皆可觀非但文辭高古亦可裨益治道詩非所急也皇太子曰儒者亦作詩否公曰儒者固皆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有德行之儒有經濟之儒專意詞章君子謂之俗儒人主尤當辨於此皇太子喜讀易凡決疑必用

著而以易斷命公取朱子本義纂其要以進名周易直指公因進曰易固為卜筮作然文王周公孔子所繫辭凡修齊治平之道悉具請編輯以備觀覽書成以進名曰周易大義九年上還南京一日退朝召公問曰爾輔東宮久果何如公以孝敬對上使言其實對曰凡有事宗廟祭品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即不敢涖祭左右請遣人代斥之曰上以命我又可遣人代乎遂親祭祭畢汗遍體勿藥疾自愈每

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遣行不輕信下人車駕北征殿下不敢寧居恒日中昃始食駕還而後能安上曰此子道當然公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且殿下天資高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速改又其存心以愛人為本將來必不負陛下付托之重上悦十二年正旦日食先數日上問禮部及翰林諸臣正旦日食百官行賀禮乎尚書呂震曰日食與朝賀不同時當賀侍郎儀智曰終然同日宜免賀公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宋仁

宗時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有自契丹還者言於是日罷宴仁宗悔今誠宜免賀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宴十四年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師欲發其事疑未決獨召公問曰昨問蹇義漢府事對曰不知若朕有未知爾輩疑有離間不敢言今朕既知矣爾言之何害公對曰臣與義事東宮外無敢與臣等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

不肯行令知將徙都北京惟欲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為永世之利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為戰具大怒褫其冠帶縶之西華門內東宮力捄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去此北京甚邇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是冬周王楚王來朝謁孝陵上命東宮皇太孫及諸皇孫陪謁問翰林諸臣拜位當何如衆疑未有言公對曰二王尊屬當分列在前東宮稍後屋中皇

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上出片楮所書位次與公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完足之遣鴻臚寺丞周昇持赴陵俾率行之少頃復命以宸翰上遂以與公公寶藏之至今存焉皇太孫勤於學問上命吏部翰林舉老成正大儒者侍講讀公與蹇義舉儀智衆以為老公曰儀智道理明執守正精神不衰老成正大廷臣未見其比上聞之喜曰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言元正日食宜免賀朕知之可

謂得人矣二十二年八月太宗皇帝北征上賓學士楊

榮歸自行在以聞仁宗皇帝即遣皇太孫往迎梓宫時

京兵皆隨征在外城中空虛慮趙府兵為變因秘未發

喪皇太孫然之顧急未有所與以問公公言上所用東

宫圖書今請暫假之行此一時之權歸即追納上即取

付太孫曰有啟事以此封識此亦久當歸汝汝就留之

既而謂公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

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且曰朝廷事卿與蹇

義當究心吾當重用卿二人也公曰殿下嗣位事無大小皆當盡公此收人心之機也愚之所及必先扈從征行之臣漢文即位首進宋昌史書以為貶臣兩人不應先及上初即位有詔減冗費而惜薪司准常例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為香炭之用公入奏曰詔下甫二日而即有此雖云歲用得無過多上曰數日事叢脞此蓋急遽中荅之不暇致審耳即命減其半九月癸未尚書呂震言於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倣漢

制易吉服上時未有荅震退徧語羣臣明旦易從吉公謂震曰今未可比此例蓋洪武中有遺詔且仁孝皇后崩太宗皇帝衰服後仍素服衣冠經帶者數月今上於皇考可遽即吉乎震厲聲曰朝廷事爾每執異尚書蹇義兼取二説明旦羣臣皆就衣冠黑角帶遂以聞上亦未荅明旦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英國公如上所服罷朝上諭左右大臣曰呂震昨奏當易服朕聽臣下易之梓宫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

公自左春坊大學士進禮部侍郎兼華盖殿大學士尋陞少保翰林以公等所受誥草進呈上取筆親增二語曰勿謂崇髙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顧謂公等曰此實朕心卿其勉之公對聖德能容臣等敢不勉昔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聖人願陛下常以古人為法陞少傅階榮禄大夫時天下方面大臣及羣有司皆朝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於上曰民間馬畜蕃以散之軍伍尚餘

數千請令朝覲官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壯馬佐貳官
領牝馬太僕寺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公謂
慶不可慶忿不納公獨奏曰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
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畜賤賢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
行此令天下賢者誰復肯仕蓋虧損一馬必責陪償破
家產累子孫朝廷可為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上許出
內批罷其事不報明日公又言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
所領多駒南人脆弱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號泣於道

路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顧仕亦無志學問此令之失非小上曰吾偶忘之當即批出不爽也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公諭曰内批豈真忘之朕聞李慶呂震輩皆忿卿朕念孤立恐為衆所傷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示一章乃陜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命公據此草勑止散馬公頓首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馬已領者當何如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例不責生息虧損不責償未給者止勿給復謂公曰繼今令有不便

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上以梓宫在殯命禮部尚書呂震新正朝儀不用樂及鴻臚習禮儀仍用蓋震主之公與黄淮等入疏言前已議不用樂今仍用不可乞勑禮部設而不作未報乃復進奏侍廷中至夜漏下十刻遂有旨如公言越三日上召公等諭之曰呂震每事誤朕卿等所奏停樂是臣以能直言為賢如用震言今悔何及洪熙元年正月命公兼兵部尚書公辭曰臣為少傅大學士已踰涯分尚書一職更不敢

當上厲色曰黄淮楊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何卿勿辭公請辭俸上曰卿於朕勞勤二十年故賜以此禄何用辭公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尚書蹇義言宜聽辭學士俸公言辭禄當辭厚何用取虚名上曰朕成卿志乃聽辭顧義曰廉貪之風士竒有焉於是黄淮亦辭户部尚書俸上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嘗以事迕旨後已陞為湖廣按察副使矣及即位尚書蹇義因以他事奏仲成

即命都御史逮治之公上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
下即位皆宥之今追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太
子召衛綰不赴即位用綰前史韙之上喜罷治仲成賜
公米及鈔幣且降勑獎諭曰卿導朕以仁助朕以德欲
朕為唐虞之君誠忠臣股肱之臣也有卿如此朕復何
憂洪熙元年二月上以田二頃賜公時蹇義先以受賜
公懇辭上曰卿事朕表裏一誠資益良多朕心不忘卿
前辭禄今又辭田何執之固也公曰臣起自寒微今受

恩踰分豈可不知止是幸少延殘喘得更事陛下三二年獲全歸山林受賜多矣上曰汝勿憂終身吾送汝入土身後事皆勿憂公曰聖仁在上臣復何憂遂聽辭明日諭蹇義曰士奇真能廉使仕者皆如此世豈有贓吏乎四月人上書頌太平者上以示公及蹇義夏原吉楊榮義等曰陛下即位所行皆仁政百姓無科歛徭役可謂治世矣公對曰陛下恩澤已敷但流徙尚有未歸瘡痍尚有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須再休息二三年庶

幾人皆得所上笑曰朕與卿輩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繆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上五章朕皆從所言卿三人未有一言豈朝政果無闕生民果皆安乎卿輩吾所倚任事有未當皆須直言勿有所隱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過於矯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沽名上頗厭之公進曰謙雖昧於大體蓋亦感恩圖報耳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上以衆言猶不懌因免謙朝而使視事如

故公又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之罪今譏因言取咎朝臣皆以為戒且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譏過失若傳之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上惕然曰朕非惡譏言事其言自有過實者卿可以朕心諭衆人公曰此非臣言所能言當以璽書開諭可也上遂命公書勑引過而待譏如初令百官言事毋以譏為戒由是天下知聖德之實上念公匡輔之力賜公璽書其畧曰朕膺監國之命而卿侍左右同心合德徇國忘身

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以來嘉謨嘉猷入告於內期予於治以惠黎元正固無二簡在朕心茲以已意創製楊真一印一枚賜卿用藏於家傳之後世惟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惟艱思保守之惟朕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與國咸休永世無斁

上嘗論科舉須是取南北士上曰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豈但南人有文可用也上曰然則將如何公曰試卷例緘其姓名請於外書南北二

守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就用矣
上曰壯士得進則北方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壯士少
自科目進故怠惰成風卿言良是往與禮部計議以議
定未上而宮車晏駕宣宗即位遂行之宣德元年高煦
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尚書陳山來迎見上請乘勢移
師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無憂矣上疑之以問楊榮
榮力贊其決又語蹇義夏原吉二人依違其間榮遂傳
旨令公草勑詰趙王公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其可欺

乎今當以何為辭榮曰令逆黨言實與趙謀即是矣何患無辭公曰如此能服人心否乎往見蹇夏反復言不可狀蹇夏曰即如公言當若何公曰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當必無虞而國體正矣二人曰上令特信榮言不係吾輩可否也公復見榮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令上惟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皇祖之靈榮意未解曰汝不草勑則吾當以聞時惟楊溥與公意合溥曰吾二人俱請入見明其大義

滎先趨入公二人繼之門者不内俄復召蹇夏蹇夏以公言白之上不懌而止車駕還京師意大悟不復論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上皆不聽特召公曰論趙王者日益多當如何公對曰今日宗室惟趙於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豈可惑羣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於趙最友愛且吾惟此一叔奈何不愛今思所以保全之道欲封羣言示之俾自處公曰更得一璽書諭之尤好遂遣廣平侯袁容都御史劉觀持勑書往諭且示以衆言趙王得

書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頗息上待趙王日親厚而薄陳山竟永斥之久之召公諭曰吾待趙叔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賜公白金文綺楮幣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嫡孫暠表乞立為陳氏後詞甚懇切上亦厭兵欲從之大臣有言此黎利之譎當亦發兵誅之或以為與之無名徒爾示弱上召公與楊榮謀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請而與之便公曰榮言當從初求

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心求之未得乃郡縣其地耳數年來兵民困於交阯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體祖宗之初心保祖宗之赤子正陛下盛德何謂無名漢棄珠厓前史以為美何謂示弱臣侍仁宗皇帝久聖心每憾此事有意外之慮願陛下勿疑上意遂決五年二月上以四方屢有水旱欲下寛恤之令獨召公議之上曰被災之處稅糧首當免民間有欠孳畜馬騾官責償甚急民苦之亦所當恤凡爾所知者當悉為朕言公曰百姓

積欠薪芻及採買諸物官府但知督責而民不能輸官糧額重民困無聊多有委棄逃徙者當量與減除部符坐徵買辦諸物不問其地有無一槩趣辦民費價十倍不能完唯當於産有處取之無者勿强也年來刑獄不清旱潦恐由於此宜戒飭法司敦用平恕務求實情四方工匠丁男皆徵集京師役於公者無幾受私役者十六七身既勞困而妻孥顧未免怨歎當命官察治丁多免其半單丁者皆免老病無丁者除其籍其本非匠誣

引為匠者察實除之今軍民若漕運而倉庾無關防姦盜相繼恬不畏法宜命風憲官廵察上稱善即書勑明旦行之民大感悅七年二月上諭公曰憶前下令恤民令已再期民事不又有可恤乎公曰官田減租民間皆感聖恩而户部不行追如舊此循習之弊上色怫然曰令欲再下勑寛恤必舉此為首如再格不行必罪之因問事之當寛恤者公曰逃移之民朝廷既赦使復業而家業盡喪又有公逋私債之擾所在官司不能恤則必

逃聚山林相結為非請下有司凡逃民願歸者郡縣善撫恤免其征徭不願歸者聽於所在附籍給以閒田為經營居處免徭役三年庶使得安上曰在彼在此皆吾民但得人安足矣公又言各處課程先因鈔法不行加倍徵納蓋一時權宜今鈔法頗通宜減倍徵之額天下課程皆納鈔惟湖廣廣西浙江商稅魚課舊皆納銀請裁為一例上命納銀一兩者折鈔百貫又言小民之不安皆原有司貪暴請令風憲考察上曰然若有廉能者

亦令以名聞擬用之公又言方面及郡守請令京官三
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務取公廉端厚能為國為民者
吏部審其可用奏授以官後犯贓罪併坐舉者凡因保
舉授官如有指告其罪者先逮問餘人有驗然後及之
庶不為小人所誣年來吏員太冗多有昏愚不通請令
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同考試選擇而用之軍民中有文
學才行卓然出衆智謀才勇精於武畧者亦宜察舉唐
虞之世罰弗及嗣令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

上曰舜殛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今除謀反大逆外其餘犯者子孫有文學才行並聽用公又奏臣見聞不廣願命大臣謹厚者一人共議之得推廣仁恩徧及天下上以胡濙謹厚命與公宷議凡可行者悉以進事皆施行今上即位之初惓惓以天下為心率其同列首言當整肅軍政飭邊防以奠安百姓南京根本之地雖有襄城伯李隆守備其老成忠直如尚書黄福當令參贊軍務有事同議而後行庶幾無闕湖廣河南山東江西

去年旱災人民艱食處有嘯聚為非者宜委文武大臣各一人往鎮之事定而歸緣邊將士所以警備非常其無馬者宜令於行在太僕寺苑馬寺簡用西蕃在諸處貢馬有可充邊用亦聽留官員冗濫宜從吏部及內外風憲官考察近詔寛恤軍民內外諸司當體朝廷之意凡事務從減省宜令條奏事有應行者取自上裁詔如所言公等又上疏曰皇上肇登寶位上繼列聖下統萬邦心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之治去年十月宣

宗皇帝詔臣士奇曰明年春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
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人臣謂此第一事望皇
上留心不幸大行上賓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伏望
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聖學其所條奏惟在慎擇儒
臣及左右侍御之臣其學術不正立心行已頗僻者皆
宜屏遠使不得上惑聰明宗社生民之福實關於此疏
奏上與太皇太后皆嘉納焉太皇太后遂告諭公等專
以擇講臣為務尋陞少師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同知經

筵事公又念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陜西山東河南北直隷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兩廣四川貴州雲南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隷之人往北方極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南人死於寒凍北人死於瘴癘且去鄉或萬里或七八千里道路遥遠困於無資多致死亡深為可惜在祖宗時已除逃軍仍舊其餘軍丁南北各就近衛服役之今兵部以文移煩勞憚於改發不念下人之艱苦不思兵備之無實遂與少保楊溥計議具疏而率同

列上之且曰臣愚欲以令後清出山東山西河南陜西北直隸軍丁皆發甘肅寧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遼東諸處雲南兩廣貴州四川湖廣江西福建浙江南直隸軍丁皆發四川雲南貴州兩廣及邊海衛所待補足其缺又以填腹裏之空則兵備有實下人不困上命公侯大臣議行之天下便焉又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至甚病者有備故也我太祖皇帝篤意養民其於備荒皆定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各於四鄉

置倉貯之以時斂散又相其地宜開浚陂塘修築圩岸閘壩以備水旱小大之民各安其業此萬世之利也歷歲既久姦弊日滋豪猾侵漁殺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堙廢或被占奪稍遇凶災民無所賴風憲不舉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繫甚切請令戸部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糴儲以備荒陂塘閘壩皆令修復具實奏聞若有災之處則俟稔歲而後行郡縣官滿兼以此之廢舉為殿最風憲官廵歷各

務稽考仍有欺弊怠廢者具奏罪之若廵歷所至不復問理聽其堂上官糾治庶幾官有實積荒歲人民不至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上曰此祖宗之良法美意命戶部亟行之時有言方面官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即是恩出於下欲如洪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上命公與楊溥等議之公等上疏曰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勑令大臣舉保自茲以後多得其人間

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狥私所司
不行糾舉以致如此大抵宣宗皇帝求賢養民之心皆
上體祖宗之心非是有所更改昔堯舜禹湯文武及我
朝祖宗相承為政皆有因時損益之宜宣宗皇帝臨御
之時體祖宗之心以行仁民之政者尚多保官乃第一
事當時不聞人有異言多以得人為喜唐太宗力行仁
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
三錢之效明鑒在前可無疑也聖旨所諭保官則恩出

於下切緣衆臣舉保吏部審擇具名奏請聖意允俞然後授官不允即不得除授恩實非出於下也近年有等京官無人舉保造為謗語專欲隳壞先帝良法則小人皆得升用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天下何由治平伏望聖斷只依先皇帝勑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贓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警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臣受四朝大恩慚無寸補惟念用人賢否生民休戚國家治忽所關是以竭誠盡心惟聖明裁擇詒如公議五年公

聞四方雨澤不足率其同列上疏曰皇上臨御以來凡百科徵一切停罷官府逋欠悉皆宥免民生既安天休當應然今猶旱災者豈刑獄或未清歟聖心惓切惟恩施不虛恐理官奉行未至乞令三法司精選其屬清廉仁厚公正無私者數人賜之以敕分行天下審囚録犯親詣州縣召集里老親隣審問實情具奏處置不令有究輕罪有疑者即與決斷不得淹禁致傷人命兩京法司悉與疏理庶幾可以回天意從之公之在朝廷處宥

參之地言動以理不苟為異同亦不惑於利害惟以忠誠結主知而仁宗皇帝知公尤深由是太皇太后亦知公為人宣宗皇帝嘗奉太皇太后往謁陵公與蹇義楊榮等皆從上傳太皇太后旨命公等進見勞問慰勉加以厚賜既數日上諭公曰太皇太后為朕言皇考往年在宮中談卿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太后悉能記憶其間才學優劣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識評言蹇重厚小心但多思少斷卿能持正言不避迕意議事之際先帝數

不樂卿然能從卿言以不敗事嘗有小失甚悔不用卿

言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之言爾不可以為迂而不從

謹之謹之公對曰太皇太后之盛德仁宗皇帝之盛德

也願陛下常奉聖訓公處心公正論事必當大體常扶

君子而抑小人羣臣有羅譖毀而非辜者必盡誠為之

伸解有恣貪邪不悛者必正言其不可用三朝史事皆

公總裁是是非非悉徵諸實每與同列曰天下萬世之

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一毫出於私意不論

厚薄皆當獲罪神明所舉賢才列於中外者五十餘人皆能正已恤民蓋公取人必先德行而後才能無間識與不識博詢於衆而信乃舉以此不得於公者怨誹忿興不卹也直道而行不為阿狥永樂宣德中同列有譖公於上者皆賴上明不聽公聞之亦不為憾待其人如初篤故舊解縉尹昌隆之死言於仁皇皆存其後公秉謙執虛未嘗自滿薄利篤義壯老一心直嘗覯之宋歐陽文忠公以道德文章名天下其功業之盛亦既顯於

當時若君臣相得内外無間享其福禄榮名而久於其位蓋未之能也今公德行文學表之為四方之望議論政事施於朝廷者四十年君明臣良志同道合軍國之務知無不言而言無不盡典册制命皆出公手在位之臣事有可疑者一於公決之若公者非書所謂商老成人詩所謂王之藎臣也與公嘗以其進於上上之命於公者備録成書曰此列聖大德所寓也何可忘哉直從公久其受教為多而知公亦深公之細行皆可書當别

有備載之者姑取其事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者為之傳使後之君子有考焉

明名臣琬琰續録卷一

明名臣琬琰續錄卷二

明　徐紘　撰

祭酒文毅李公言行録　　楊　廉

李時勉名懋字時勉以字行江西安福人進士歷任永樂正統間官至祭酒卒年七十七謚文毅先生少負大志勤於學問窮性命道德之奥於書無所不讀永樂間取進士第太宗皇帝鋭意文學擇進士之尤者俾盡讀

中秘書學古為文辭先生與焉其文學日進有㦳名以母憂去居喪務盡禮服除授刑部主事而所治無寃人與修高廟實錄成授翰林侍讀先生自以蒙恩厚思所以報殊遇事有當言者輒以聞上亦多聽納雖甚忤終不譴宣宗皇帝尤矜容之陞侍讀學士待之加厚實興之歲三命典文衡上臨軒策士則命讀卷人皆以為公正統初上御經筵命先生兼經筵官每當進講必盡誠敬冀有所感悟上亦為之傾聽聞者莫不稱善以為范

淳夫其人也時太學缺祭酒而難其選諸公皆謂莫如先生相與言於上遂以任之諸生數千人皆習經藝先生開導訓誨各因其才而必窮其旨趣俾有所領解如饑者得食渴者得飲於是小大皆有所造就病者有醫死者有歸其未娶者俾有室皆先生出資為之倡而仁義之行成焉諸生事先生亦如子之事父有急必赴雖危難不避賢才之盛蓋彬彬焉車駕視學行釋菜禮退御彝倫堂祭酒當以經進講而先生久病嗽人疑之至

是升堂愈敬慎色温氣和賜坐西南隅講尚書闡明帝堯所以親親仁民協和萬邦之道辭旨清遠聽者忘倦上爲之喜甚賜予有加

墓表　王直撰

李時勉在翰林直言進諫仁廟怒命力士打十數瓜不死洎宣廟即位察其忠復召入翰林拜學士自後不聞直言矣正統時爲祭酒倣胡安定教隨其器而造就之諸生勃然興起人才遂盛於一時待諸生恩義兼盡有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爲文以祭之後王振怒

其持儒禮構以罪枷於監門諸生不忍願代者甚衆獲免未幾乞歸士林高之亦可謂明哲保身矣 古穰雜錄

李先生為祭酒嚴毅正大極意造就人才督勵尤切夜讀務盡二更將五更命膳夫提鈴循門喚起讀書或自潛行察勤惰無燈者明日責罰自是燈光達旦書聲不絶 可齋雜記

洪熙改元文毅充講席奮忠讜動天地而感鬼神繼司成均諸生愛之如父母晩路權璫執命文毅見辱石大

用代死諸生號救闕下者數十人羅倫跋帖

於乎剛士浩然正氣博文有養學自中秘危言峻行歷事四帝臣身百折臣心不替學士司成奸驕我忌荷校願代門徒之義歸老于田名儒風致彭韶撰贊

尚書文端王公神道碑銘　李賢

公諱直字行儉别號抑菴系出瑯琊晉太傅導之後也導輔東晉遂家金陵後數世有崇文者仕唐為吉州刺史因家吉州又數世孫贄仕宋為户部侍郎徙居泰和

代有顯人曾祖以道祖子興隱居不仕父伯貞仕國朝
為肇慶知府俱以公貴累贈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妣皆贈一品夫人公早喪母而父以事去賴祖母李
夫人撫育自幼端重異於常兒家貧力薄刻苦讀書永
樂改元遂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時太宗皇帝篤意古
學詔選進士曾棨等二十八人為翰林庶吉士俾讀中
秘書冀成遠大之學公在選中感激奮志不數年文辭
追古作者上以公卓越諸士召入內閣凡機密之政屬

執筆焉尋授翰林修撰車駕巡幸北京仁宗為皇太子
監國留務之重選任尤嚴時翰林則留黄淮楊士奇與
公三人輔導公夙夜勤慎不懈中外咸倚重之及再幸
北京公在扈從遂與修太祖實錄未成以憂去服闋仍
入翰林陞侍讀仁宗即位進侍讀學士宣宗為皇太子
慎選官僚首陞公右春坊右庶子仍兼侍讀學士凡經
筵講義及文武羣臣誥敕皆以屬公又兼記注於聖政
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進階奉議大夫宣宗

即位與修兩朝實錄成進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有白金綵幣襲衣寶鏹之賚進階中順大夫令上嗣位詔修先朝實錄以公總裁書成進禮部左侍郎仍兼學士賞賚如前久之以禮部缺人命公出涖部事宗伯胡公大喜闔部之政悉付之公處之裕然若素習者吏部尚書郭璡去位詔以公代之命下士類皆悅進階資善大夫歷再歲有無賴不得志者以選撥事嫁禍於公給舍御史交章論列乃直公誣加授資德大夫正治上

御正統己巳秋北兵犯邊境車駕欲親征公獨以為不可率廷臣上疏止之不獲特命公留守京師加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尋進階榮祿大夫景泰初進少傅壬申兼太子太師進階光祿大夫公累疏求退不允天順改元皇上復位圖任舊人公艱於步履不能朝謁懇乞休致并辭師傅二職詔特許之賜以璽書有忠清之操簡于朕懷之語復出白金文綺寶鏹賜之給驛舟以歸公方面修髯器宇宏偉望之若神仙中人天性嚴重寡言

笑居家儼然及至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敏詩文清緻四方求者接踵屢典春闈文衡得人最盛在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怠如一日與王文安公齊名時稱二王又以居第在東稱東王先生士類莫不拭目海内想聞其風采及位冢宰益加廉慎時方面官罷廷臣薦舉專屬吏部公益留意人才委任部屬凡御史出廵歸者必令報其高下以備拔用自是四方號得人奔競之風為之一息居第隘陋曽不屑意一切世味安於淡薄朝廷重

公之德每優禮之免其朝謁及退休居家杜門不出日課諸生讀書而已所著有抑菴集若干卷行于世天順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四訃聞上為之悼惜特贈太保謚文端遣官諭祭于其家復令有司營葬事公配陳氏累封一品夫人先公二年卒子男五人長楨翰林檢討居母憂以卒次曰積次曰穆曰裀孫男十人曾孫男七人積等卜以天順七年正月十六葬于邑之實信鄉髙坪之原乃以公所為墓誌示

賢請銘其神道賢從公遊最久公未嘗待以屬吏又引之同升平生之知未有過於公者謹次第其事而系之以銘銘曰國之明昌繫彼才賢有一挺生緊豈偶然侃侃王公天賦其秀有聲煜然大江之右鸞坡鳳閣容與翱翔惟學之富惟譽之芳遂秉鈞衡不倚不忒百司庶府位稱其德位稱其德又我烝民列聖汝嘉保傅師臣公之旋歸既祿且壽國籍著龜士仰山斗公之云亡軫我聖衷節惠二名錫命三公有美哀榮無然愧作銘在

豐碑元老之墓

祭酒陳公言行錄　　　　楊廉

陳敬宗字光世浙江慈谿人進士歷任永樂天順間官至祭酒卒年八十三

陳敬宗由翰林拜南京祭酒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望之者起敬當會食諸生稍有失儀者即待罪不輕容也或有所稟嚴於對君之禮對客善飲襄城伯重斯文或盛設延賓既罷必留敬宗再飲主至酩酊猶自

儼然若未嘗飲者人皆服其量古穰雜錄

公登永樂甲申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與修高廟實錄成授刑部主事十二年修五經四書大全成改翰林侍讀後丁母憂宣德改元起復修兩朝實錄未成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陞祭酒為人矜嚴好禮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户部尚書闗中楊鼎初發解于鄉試春闈不利自北京求入南監從公卒業其為士大夫所重如此景泰元年致

仕國子祭酒四明陳先生遇僚屬諸生嚴有懷忿而訟之者法司將覆奏就逮周文襄公其同年謂先生當具疏申雪遂屬筆於公未免有遷就之辭先生見之驚曰無乃誑君公笑曰在法惟奏事不實耳聞者或迂先生而先生不亦純臣哉水東日記

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勢利紛如頹然無累抑抑德隅人望知畏詞林重輕卜其進退師於國子身以為誨朋來是樂不解于位時有古廉於公作配彭韶撰贊

副都御史吳公言行錄　　楊廉

吳訥字敏德直隷常熟人由薦舉歷任永樂天順間官至右副都御史卒年八十六

公父為沅陵縣主簿常被誣繫京師公乞身代事未白而父没公治喪如禮不用浮屠法力學尚義兼善醫術聲聞江東郡邑薦為校官不就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上疏懇辭時仁廟監國聞之命教諸功臣子弟復拜監察御史歷陞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左副都御史

海虞吳敏德為僉都御史持敬慎之心秉廉直之節其議論舉措有前賢之遺風視世之隨俗變化方外而圓內者相去遠矣王直撰贊序

吳思菴先生談及淺學後進曰此韻府羣玉秀才好趁航船耳航船吳中所謂夜航船接渡往來船中羣坐多人偶語紛紛蓋言其破碎摘裂之學秪足供談笑也水東日記

公為人端重純明履方居約不以窮達易所守其學務

遵儒先闡經訓以正士習為文章根據義理有裨世教不徒作也公自童丱積學有素其求端用力必由博以入約自體而達用不事矯飾務以行檢為先至其為文根抵則以羣經為之本波瀾則以遷固為之輔於是形諸論著不苟同人言必以實而要其歸則一本於理公應詔起自田里為御史為僉都御史所至皆籍籍有聲若夫文則又公之餘事耳　魏驥撰思菴文集序

公淵乎其學炳乎其文才識論議博達今古其在臺憲

十有餘年蹇蹇諤諤正氣凜凜其心寛厚仁恕未嘗察察以求人過而奸贓不法之徒自然消縮摧沮不敢喘息方將倚公恃重臺憲坐肅風紀而公力以老去非衆人所以望于公也

陳敬宗撰贈致仕序

古貌古心學窺性理孝義幼聞實形踐履避迹儒醫國所禮乃教世胄乃司風紀卒貳憲臺清德莫比獨老勿書以忘憂喜修正遺文垂訓無已

彭韶撰贊

諒江知府劉公言行錄

尹直

劉子輔諱闕以字行江西廬陵人永樂宣德間歷官監察御史廣東憲使左遷諒江知府死節

子輔自太學生擢監察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時而用法公平嘗按臨浙江者三年不見聲色而浙江之人善者愛之横者畏之時憲使周新持風裁不苟許與獨數數稱子輔為賢御史幾載考最陞廣東憲使到官數日丁家艱去服闋坐微累左遷交阯諒江知府不鄙夷其民撫綏如子民咸愛戴之叛寇黎利攻圍諒江城

時寇勢猖獗他郡縣城多已陷子輔與守將倡兵民效死守數月寇增衆攻城城中食盡而人心益固又踰月寇攻益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盡力鬬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汚賊手即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事聞贈子輔布政司叅政遣官賜祭復其家子輔平素恂恂若無所言少長者且不慕交際人蓋鮮知之而其終所樹立卓卓若此士可以其外斷之乎當時總帥如王通輩擁勁兵十

數萬不能禦賊而棄城去甚者蔡福之徒甘心從賊反兵來攻圖苟活旦暮間卒之不逃誅於國典夫死一也彼身戮家僨貽誚無窮視子輔蓋氷炭薰蕕之不相同矣時戍守之將如都指揮李任等毅然奮節而死者蓋多死民社者子輔及諒江知府易先政平知府何忠輩亦非一人忠罵賊不絶口從容賦詩乃與其子皆死曷嘗之正人君子哉顧係于用之者之何如也 並楊士奇撰傳

尹直撰贊曰嗚呼子輔志節端方觀風兩浙凜凜氷霜

乃司廣臬乃守諒江撫綏民夷愷悌循良黎孽叛寇所在披猖獨率兵民禦遏捍防食盡力屈矢與城亡子要先盡不汚賊戕妾義子孝忠儷許張邮恩有腆廬陵有光

尚書張公神道碑銘　　李賢

公諱鳳字子儀先世滄州鹽山人徙真定之安平曾祖才卿祖德林俱潛德弗耀考益故為禮科給事中與德林俱用公貴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祖母王氏母李氏

俱贈夫人初李氏有娠一夕夢大星出懷中覺而生公人以為異三歲取父書作讀誦狀識者知有奇志隣有病召巫治之公往觀之竟不驗扣其神曰卿相在此公去神乃降衆驚異曰此子殆不凡者稍長從太常少卿鄭雍言授春秋經每有講說即能問難穎悟異常已而母病躬侍湯藥衣不解帶母卒居喪盡哀人服其孝永樂已丑北兵犯邊文廟親征以給事君贊理戎務因主將失利沒于陣公時年十四大父母垂白在堂家道蕭

然公哀毁踰禮與兄奉祖還家竭力事養得其懽心久之有司聞公孝友選為邑庠生公益奮力於學雖祁寒暑雨不輟遂領薦入太學時鴻臚序班缺員例選北人為之吏部尚書蹇忠定公義見公異之曰是生不可就此職也宣德丁未登進士第癸丑春擢刑部江西司主事時江西豪民為逆者千餘人繫獄未決付公理之公一訊皆得其情獄中獲生者數百人能譽大振大司寇嘉公之才特令總闔部章奏及錄在京逮繫者正統戊

午冬特陞本部右侍郎由主事進侍郎者自公以前未有也已未夏以京城草場出內多弊敕公廵督之辛酉春改南京戶部右侍郎公上疏曰南京根本重地糧不可不素蓄宜每歲分米二百萬石遂定為令往年南京芻粟專委之憲臣至是敕公兼督蓋以出納嚴慎故也時人以公執法呼為張板朝廷亦知其名已已春賜璽書嘉勞有清勤公正之襃賚以白金文綺景泰壬申春陞本部左侍郎未幾進尚書明年廷議謂公素有譽望

乃轉兵部尚書叅贊守備機務又明年召為戸部尚書時邊務方殷錢穀之費動以萬計多以不給為憂公至處之裕然國用不勞而足天順改元皇上復位思南京舊都得舊人庶可以壓衆心仍命公為南京戸部尚書兼督糧儲辛巳春以考績赴闕上慰勞有加公以足疾懇辭休致不允再還疾甚未抵任而卒是歲三月十八日也距生洪武丙子九月四日享年六十六公為人正直而心地平易遇事敢為人不敢以私干之尤篤於友

義同門蹇於仕途者必極力助之故人李恂為太常贊禮郎母老子幼夫婦相繼而卒公惻然遂養其母以終聘其女為子婦教養其子至於成立又急於濟人嘗渡江偶遇一舟覆於急流公即捐白金購人救之舟中之人賴以全活性尤真率客至即出酒殽對酌為樂不計豐約與之接者未嘗不稱為朴實君子也歷官幾四十年勤慎如一日曾無過舉卒之日有司以訃聞上深悼之遣官諭祭賜以賻儀復命有司為治墳墓給官舟歸

葬于鄉公配李氏累封夫人男子三人長愷次悌次忭孫男六人銘曰侃侃張公生也不偶大器弘才童時已負乃承家學乃掇巍科歷躋膴仕不偏以頗不偏以頗時呼為板愈見其操孰不嚴憚允顯天性孝友諄諄濟物之心一何孔仁既参兵戎復總餉饋茂勣宏昭光我士類稽其終始惟忠惟勤懿此言行蔚為名臣褒典式承存殁無間嗚呼張公全歸於善

尚書耿公神道碑銘　　李賢

令之公卿大夫功業文章表著天下者甚盛如司寇耿
公所存所行尤不易得蓋清潔之志如金石之不可奪
也嗚呼艱哉公諱九疇字禹範別號恒菴初母妊公時
忽夢神告曰吾自冠山來當大汝門覺而公生自幼頴
敏讀書必究義理弱冠爲邑庠生登永樂甲辰進士第
宣德辛亥擢禮科給事中凡事務存大體有清操正統
改元之明年大臣言兩淮鹺政之弊必得重名檢者理
之於是推公爲鹽運司同知公廵行諸鹽場盡革宿弊

公私便之復條奏數事曰均搭派節樣鹽二事遂著為令癸亥丁母憂鹽場數千人詣闕留公從之乃進陞鹽運使公益循法責效廉名大著嘗坐水傍一童子曰水清不如使君之清公因號恒菴以自勵尋以詿誤逮至京事白朝廷知公廉正特陞刑部右侍郎屢與同官辯疑獄不為勢利所怵有婦誣其夫衆欲斷異公曰不可杖其婦而歸之人服其當未幾有邊警乘輿出迎以公留守京師既而鳳陽歲凶盜起復敕公往綏之公乃留

英武飛熊諸衛軍耕守以杜姦宄覬覦之心招徠流民七萬餘户一方晏然兩淮鹺政自公去任多廢至是復屬公兼理之於是奏罷易米法申飭條戒有加於舊尋復敕公巡撫江北諸郡公益盡心宣布德意凡可以惠民者無不極力為之景泰初敕公審録諸郡大辟囚公曰洗宪澤物吾所願也凡以情得原者二十六人有婦人來何菊家者既去而死其家訟菊與弟殺之菊誣服公驗其無實而釋之後知殺者果仇人也人服其明代

還議關中重地守臣缺人僉謂非公不可特敕公以往既至革弊黜貪威望愈振初六部卿佐使外文移不得徑下按察司以故偃蹇不受約公首奏下之邊將請於臨洮諸衛添取防兵朝廷下公議公上疏言邊城士卒不為少矣在為將者馭之何如耳果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邺絕侵漁以養其鋭氣則一可當百加以賞罰明信則人人自奮而邊患不足慮矣不然添兵何益徒冗食耳遂從公議初邊民春夏就田耕作秋冬移入公疏

言邊將所以禦寇而衛民也令民自避寇而失恒産將何為哉乞委邊將以止移入不能衛者罪之民皆稱便朝廷以公兼理戎務宜居憲職遂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鎮其地公聞朝廷下有司買羊角以充燈費上疏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而蘇軾輒諫止之此忠臣愛君之至情也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遂止繼以災異下詔求直言公復上疏曰天地間有必然之理有或然之數理可盡而數不可泥臣願陛

下延儒碩以廣聰明公賞罰以别忠佞擇守令以惠黎庶簡將帥以固邊疆此必然之理不可忽也優詔答之天順改元皇上復位思公可大用顧侍臣曰耿九疇廉正人也即召為右都御史士類皆賀臺憲得人時子裕任給事中公言父子同在要地非宜遂改裕為翰林檢討公自幸遭遇思圖報稱首進五事曰崇廉恥以勵士風清刑獄以召和氣勸農桑以厚民生節糧賞以簡軍士任臺憲以振綱紀上皆嘉納之因敕戒風憲公進御

史告曰朝廷望治於憲職至矣各宜澡滌以副任使不然吾不汝貸衆皆悚息風紀為之肅清時邊情不寧將臣怠命公將率諸道御史劾之事泄反為所訴置公等於理公引咎自當朝廷察非公罪出為江西右布政使尋陞四川左布政使明年召為南京刑部尚書先在職者流於諂俗有乖清議公至肅然自歸于正天順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忽遘疾不語移時而逝距生洪武二十九年四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五訃聞上深哀悼遣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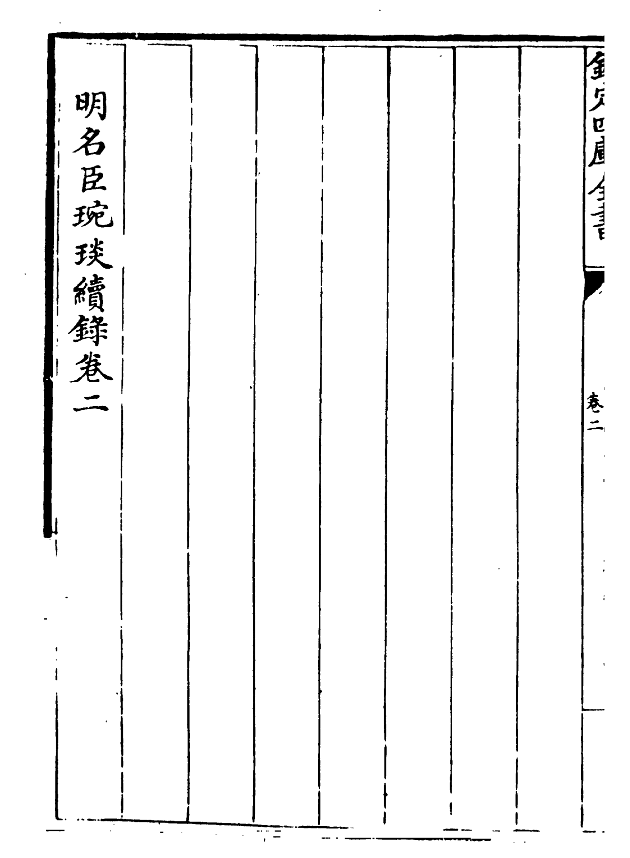
諭祭於其家復令有司為營葬事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惜之公天性孝友親終追思不忘遇亡日悲痛如初喪時事三兄恭而盡禮常修耿氏家乘以昭先德平生慕司馬温公為人敦尚古道恥同流俗奉身節儉無他嗜好公退居家惟焚香讀書而已交人不泛關節不至其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凡論事是非確然不撓未嘗詭隨於邪正之辨尤嚴坐是與衆寡合累遭讒困賴上知其所存卒保全之公先世東鹿人有諱昉者任金

為平定軍指揮使因家平定州有諱守直者務儒業舉
進士任總師府教授高祖復仕元為大都路知事曾祖
文大寧路推官祖承祖太常太祝考綱通經學洪武中
為河南盧氏縣學教諭卒葬金谷陀之原子孫遂為盧
氏人與太祝公俱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妣和氏累
贈大淑人配高氏累贈淑人子男三長智次即裕令為
泗州判官次發女六孫男七卜葬于先塋之次裕詣京
師時持鄉人左都御史軒公狀乞予為神道碑予亦鄉

人也不可辭則序而銘之銘曰麟之祥虓鳳之瑞蹠實難其逢云誰不惜有若斯世挺生偉人玉立清修如鳳如麟有偉耿公鉅鹿之冑一時英賢鮮出公右早登仕版青瑣黄門直道而行邁于前聞釐政既清疑獄既辨乃整邊防乃正臺憲周思職務寢不遑安出領二藩之屏之翰氷壺湛然不容少滓初志如山死而後已百煉之剛不損毫芒南畿作士帝寵煌煌知無不言言則剴切社稷是安既安乃悦緊父之衷士類所宗譽流無窮

惟公之終

子裕歷官禮吏二部尚書性寛簡與物無忤弘治九年卒于官


明名臣琬琰續錄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明名臣琬琰續錄卷三

明 徐紘 撰

侍郎孔公墓誌銘

薛瑄

公諱文英字世傑系出宣聖之裔大父諱彦明娶曹氏父志學娶蔣氏自彦明值宋季兵作徙家武安再徙邯鄲父志學又徙陝西安化縣遂家焉比再世皆積行陰德弗耀于時志學生五子次即公也公生有美質其父

遣入縣庠從良師友習舉業中永樂十五年鄉試登辛丑科進士宣德元年初知江西廬陵縣未幾以事至京師擢任浙江道監察御史三年累奉璽書巡視北直隸民瘼事訖條奏所以消弭之方大荷寵賚值浙江黄巖縣有健訟者搆捏齊民三千人相聚譸張為非公奉勑諭俾往體量鞫問公至則取其文狀究察端緒所自起遂得其所以搆造者羅織之詞一訊衆情皆服立遣詿誤之衆獨械首訟一夫來京處治人皆交口以明果稱

之十年丁内艱正統紀元廷臣奉詔選能御史分理天
下軍政公以廷臣薦乃驛召至京改河南道奉勅清理
江西軍伍九年滿考陞支五品俸仍理前事正統五年
陞湖廣按察使九年丁外艱部屬軍民狀公公平之蹟
相率詣御史乞留御史會奏得旨報可奪情起復涖事
後以事至京師景泰紀元今皇上詔擇有文武才謀可
鎮邊關者吏部以公名上遂陞大理寺卿俾奉勅鎮守
紫荆關及提督緣邊軍務公至練兵有法設險有要弛

置得宜關備大飭内外晏然無警軍民皆得以樂生興事六年春上以刑部左侍郎員缺且邊關無事仍驛召公補其缺次年為景泰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卒于官詔如例遣官諭祭修墳安葬公生當洪武甲戌五月初七日卒是年月日蓋甲子一周又三歲矣公娶陳氏生子男四曰守宗宙宏女四孫男三公性質温厚居家孝友接人謙和於世利澹然寡嗜好既力學尤通吏事登科為名進士治邑為賢令尹出入風憲綱紀卓然鎮守邊

闕事功就緒入貳秋官庶獄明慎其行已歷官大節可見如此又歷仕清朝荷國家舉推恩之典贈其祖通議大夫大理寺卿祖妣淑人封其父文林郎監察御史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母封孺人贈淑人公加授正議大夫資治尹陳氏封孺人至淑人實有三世疏封之榮公既没又荷聖朝褒卹之典諭祭有文窀穸有造其可謂有光前後善始善終者矣公之子宗將以其年月日奉公柩葬于其山之原乃奉公狀纍然喪服來乞銘則為

之銘曰有璞必追有木必材孰人之瑰而用與違君惟其魁孔牒世輝有貽有胚有數有爲所持不回所職不隳所積既徽所成惟丕祖考逺綏嗣慶世纍甲子託推幽銘永垂

尚書恭定年公神道碑銘　　李賢

天順庚辰戶部尚書缺人皇上以年公富可當其任有惡其執法者沮之乃屬吏部改議上曰掌國計者正用執法之人卒用公命下朝紳皆悦已而在任公勤慎密

士望益重一旦以疾卒無有不悼惜者其子請銘其神道之碑按侍郎薛君狀公字大有號謙齋姓嚴氏上世莫詳所居曾祖孟陽仕元為萬户守滁陽因家全椒元季兵亂子孫流徙鳳陽之懐逺洪武初附版籍慄以嚴為年遂因之祖遇春父景和俱以公貴贈資政大夫户部尚書祖妣朱氏妣邵氏俱贈夫人公甫十歲即入邑庠為子弟員明敏端重師友咸器異之弱冠領永樂丁酉鄉薦明年以乙榜教諭濟南之德平年雖少而教規

甚嚴諸生多所造就秩滿以績最擢吏科給事中兼署刑科糾正遺失務全大體宣德乙卯吏部薦陞光禄少卿宣廟欲大用之乃奏留不下久之特陞陝西布政司右叅政至任即廵歴郡邑察民隱革吏弊興學勸農尤嫉贓吏貪墨者聞風即託故觧去鎮守憲臣獨加禮焉或措畫未宜聞公言即止初三邊士馬衆盛供費浩繁民皆疲於遠輸而郡邑豪猾之徒又因縁為奸邊儲多空之朝廷深以為慮乃屬公總之公量地遠近按收之

遲速定其徵科防其出入立法甚嚴夙弊盡革民不告勞而邊廩實矣正統甲子陞河南右布政使恩故及民愈廣時隣省饑民流聚南陽陳州諸處無慮十數萬剽掠居民有司莫能制公往撫諭乃分散安輯而賑䘏之衆皆感公之德願為編民已已轉左布政使未幾北兵入境雲中烽火通於京畿軍民走避道阻糧絶朝廷憂之以公有謀為特委督運糧餉八萬石濟邊吏民聞公號令皆冒險而進無後期者邊餉以充明年用邊將論

奏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兼理邊儲時軍民瘡痍未復室家離散呻吟之聲不絶公招亡撫存舉廢政革科徵抑豪横廣屯田軍民始有更生之望初倉庫所儲多為勢要侵欺公至悉追復之由是軍務數興穀錢不乏時邊庭大將而下多納賂冒功公至悉核實不録故爵賞無濫及者景泰乙亥丁外艱朝廷以邊警方急奪哀視事公懇乞終制不允天順改元將臣石彪因私怨以危事中公逮繫于京賴英廟保全乃令致

仕不數月即起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尋轉户部右侍郎巡撫山東隨復左副都御史公按行青齊諸郡官吏畏服奸豪屏迹有夷人居東昌者多頑獷弗率其首羅姓者尤為桀黠公慮為患乃言于朝因其來京留之以消其不逞之謀庚辰春召為户部尚書英廟知公忠直禮遇優厚公益竭懋夙夜不懈以國計為已任然處之以静不動聲色而事無不集癸未賜誥命詞極褒譽甲申春公以陜西累年用兵而督餽道者多不得人乃薦三

人為藩司郡守使理其事吏部以公為侵官公上疏極論大臣薦賢為國之道且以年至七十懇乞致仕上初臨御以公舊臣慰勉之使復任忽得瘡疾且劇上命醫往視竟不起深為之震悼輟視朝一日賜謚恭定復遣官諭祭令有司治葬事朝之公卿大夫莫不弔哭盡哀公為人剛正言不輕發廉靜寡欲遇事敢為臨利害不少變氣節才識世不易得生於洪武乙亥十一月七日卒于天順甲申四月十六日享年七十配蘇氏贈夫人

子男四人長茂次芳國子生次英次華孫男八人卜以
是歲某月某日歸葬于先塋之次銘曰天順人才一時
極盛有偉年公尤號敬正既司國計法不可橾峨冠秉
笏挺然獨標有偉年公歴最久始終不渝惟道是守
屢摧不折勵操愈剛儼如蒼檜任披氷霜有偉年公一
代無幾星鳳之祥海内咸視皇䘏耆舊恩禮是優恭定
之名百世之休形歸泉臺無虞有安史臣作銘刻石道
左

刑部尚書劉公墓誌銘

李賢

劉之先河南祥符人其遠祖有曰功甫者仕宋為江西萬安丞子孫因家焉公諱廣衡字克平曾祖仁一祖昭年父俊英俱業儒不仕祖父以公貴累贈資善大夫刑部尚書祖妣鄭氏妣歐氏累贈夫人公自幼穎敏在等倫中卓異如老成蚤失怙恃遭家多難諸弟幼弱公與兄廣泰綜理家務家遂以振閭里莫不嘉羡曰劉氏有子矣洎長入邑庠授易于鄉先生翰林檢討宋琮永樂

庚子遂領江西鄉薦益肆力於學登甲辰進士宣德戊申拜刑部廣東司主事乙卯陞陜西司員外郎正統丁巳再陞浙江司郎中凡歷三署廉明之譽翕然庚申秋朝廷軫念四方多罹饑饉欲廣蓄積以禦荒歲乃簡廷臣分理預備之政勅以便宜從事而公在首選往浙江即日上道遍歷郡邑所區畫甚多得粟數百萬石為四倉以儲之復督勸有司築陂塘抑豪强拯困敝事集而民不擾既還朝廷嘉之甲子陞陜西按察司副使命專

理重刑凡疑獄頼公而明者甚衆已已陞陜西布政司右布政使明年上以陜西邊務方殷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鎮守關中蓋特陞也公益感激自效條陳十事皆安邊禦寇利國便民急務多見施行時邊報多警公從容裁處咸得其肯綮督修城堡七十餘處復奉勑轉輸軍餉數萬石於邊城適歲旱民饑因設法濟之俾不失所而公家之務亦辦尋召公還京治院事未幾復命往錄南京法司之獄多所平反既還有白金綵幣之賚壬

申秋復奉命糾察湖廣庶職之廉貪者凡所黜陟人服其公且條陳軍民利病數事多見採納既還勞以羊酒時浙江福建民鄭懷冒王孝心等作亂特勅公馳往督兵捕之至則賊已就擒公察其嘯聚之故以山有銀場連亘深僻賊得潛伏其中即命伐山通道且奏設縣治以便巡視其患遂息已而守臣以所獲賊屬俱論謀逆報功希賞公覈其實得首惡者十餘人悉縱之事竣而還賜白金綵幣甚厚丙子復奉勅巡撫遼東提督軍務

鎮靜不擾遠近悅服天順改元春皇上復位特召公還
陞刑部左侍郎八月遂進尚書累膺金帶繡袍之賜公
感知遇益自力以圖報稱秋九月忽遘風疾而瘖即上
章懇乞骸骨詔許之既而言語如常衆醫皆喜曰公疾
瘳矣公獨不以為然惟諄諄屬後事未數日疾果復作
竟不起天順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也距生洪武某年某
月某日享壽六十有四上聞訃嗟悼遣官致祭于其家
復命有司為塋葬事公為人直諒通敏寬厚坦夷處已

接人一出於誠不立厓岸平居溫然和氣可掬及遇事能斷毅然不可奪而廉介之操始終不渝雖歷通顯服食無異於寒士尤以文學推重於時所為詩文有集藏于家娶康氏累封夫人子男四曰述古曰述憲中順天府鄉試曰述閎曰述績為邑庠生孫男二銘曰木有松焉挺然秀拔石有玉焉孚暢旁達大江之石懿此劉公卓卓溫溫如玉如松發跡司刑爰列三署巨臬名藩大有時譽都臺薦升司寇載登既忠以勤皇寵是膺皇寵

是膺惟德之厚惟才之長惟學之富懿此劉公邦家之光胡不憖遺皓首巖廊我懐伊人昭代希有刻銘堅珉永世不朽

侍講學士曾公行狀　劉球

公姓曾諱鶴齡字延年一字延之其先有仕唐為先州團練使曰慶者再傳至搆避五季亂自金陵徙江西因家泰和六傳至宋彭澤令安定清川丞安中監察御史安強兄弟俱起甲科而族益顯彭澤九世至元瑞金教

諭約生九韶仕洪武中以弛利便民罷還黄蓬湖官歸而教行于共共子贈翰林修譔伯高尤邃于學舉賢良校官皆不就曰吾上世連仕不達而有德于民食其報者在吾子乎吾何以仕為即公之考也母太安人胡氏梦星墜卧内感而生公公少異常兒及受學家廷不煩督責自力于業既冠與其兄椿齡以書經同領永樂乙酉鄉薦明年會試留養未行其兄遂第進士為庶吉士翰林以没仰事俯育之責萃公一身繼遭父喪内外斬

然無足賴者又以誾石齟齬弗克康厥居積學之餘稍出所有授學以自給久而從學者衆贄入益不貲迺營故業邑城之西為久安計諸子頗長足事事遂辭太安人赴永樂辛丑會試時令少師廬陵楊公司文衡務先典實之作以洗浮腐之弊喜公諸篇悉優多稡行之至令評程文者以是科為最廷對居第一擢翰林修譔洪熙乙巳受勅封贈父母妻宣德改元奉命如南嶽及舜神農二陵修祀事宣德庚戌同考禮部會試修太宗仁

宗實錄成受白金綺幣之賜進秩為翰林侍讀明年乞歸省道聞太安人訃哀毀終喪復官預修宣宗實錄正統戊午書成受賜如初進秩為翰林侍講學士尋拔奉訓大夫是秋考順天府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亦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為言惟欲請葺場屋以紓後兩試公曰必更試然後其弊滌至公著不然雖無所私亦招外謗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以成此盛事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公言衆皆慴服得士亦甯

嘗自謂吾齒未艾而精神覺已衰吾生其不久乎一夕課其子忘倦明旦造朝與同列言笑自若退而得疾未半晝没葢正統辛酉三月二十一日也館閣中大為之慟上聞遣禮部左侍郎王公致祭自公卿至勲戚貴臣交致奠傳聞者莫不悼惜公生洪武癸亥四月十八日歴春秋五十九配陳氏封安人子男五序廉應庶庚序由進士起家為行人司行人廉乙卯貢士孫男八惟公中懷坦直畧無一毫嶔巇矯枉而處事遇物井然有理

起居休如也事親孝於家極雍睦訓育其兄之遺孤庠
自晬至有室卒成偉器致有弋陽司訓之薦嫁庠女兄
弟二人如已女寡姊孤甥無不庇其庇嘗分上賜金買
田以給先祀積俸餘以周族人之貧者親故亦多蒙其
惠與人交初若難合久而益親所知為達官立當道者
不少每燕見必以公天下期之未嘗及於私教學者欲
其必先本領毋徒徇外欲速以自小其志故經其指引
者無分達與未達俱有儒者風其文有詩歌詞賦頌贊

累千篇傳記序說半之行狀墓銘碑謳雜文三百皆出新意得古法無所襲於外而有益於道德仁義之說為多可謂沒而有不可沒者矣公就殯之三月序致使命自南夷至將奉柩歸故鄉用某年月日葬其邑某鄉某山之原以公同榜士獨球一人在翰林又素相厚來請狀以為謁銘圖不朽之地義不可辭因述其世出事行如此庶立言君子有所考焉

大理寺卿王公墓表

李賢

吾鄉之士顯達者甚衆求其志節介然而潔白自守者
大理寺卿王公其人也嗚呼公今逝矣年止四十有七
可勝痛哉其弟宜乞予爲公墓表義不容辭公諱守字
仲宏姓王氏別號厚齋祥符人也曾大父敦本大父友
德皆樂善好義隱居不仕父希哲讀書執禮行著鄉閭
母丁氏有淑德公自幼穎秀異於羣兒父母獨鍾愛之
童丱時從師受業日記萬言巡撫重臣一見而奇之曰
此大器也即遣爲邑庠生公奮志進學雖隆寒盛暑不

輟正統戊午遂魁鄉解明年登進士第授南京户部主事管理糧儲痛革宿弊廉能之聲大振都憲周公銓時總其事蔑視其屬於公獨敬愛之三載以績最給勅命進階承德郎贈父如其官母妻皆封安人公益砥礪名節在郎署中特立獨行不顧流俗時郎佐職滿例轉正郎吏部以公才能顯著遂舉陞江西撫州知府是郡地儉民夥素號難治公至以簡御煩以静制動六事既畢闔郡翕然稱頌里有隱士吳與弼不妄至城府公欲往

造其廬與弼閒之即先謁拜談論竟日出歎曰真明府也公益勞心治民事凡漁利害民宿弊盡革罷之吏有奸黠盜府金自若公廉得其狀置之于法衆皆畏服撫民多商給繻之錢歲計累萬守皆自取以為常然公曰可以無取而取之是傷廉也悉屬於官郡治旁有穴地前守引水蓄魚以自給公遂實之為倉儲粟數萬石以濟饑民郡人題其壁曰闗節一毫無地入公廉兩字有天知遠邇傳誦宜黄多山有虎為患公為告神而驅之

虎皆遁去金谿有聚衆暴掠者公曰此吾良民迫于饑
餒故耳即開倉濟之衆皆感泣曰真吾父母也即時散
去藩臬書公績曰剸煩治劇才識有餘清白操守纖毫
無玷都憲巡撫者上公治行於朝特賜誥命以旌異之
進階中憲大夫推恩父母妻室天順改元皇上復位之
初首念方岳重臣為郡邑表率屬廷臣㑹舉堪任者公
與前列遂擢陞山東右布政使時廷議山東累歲不登
民皆流移餓殍必屬能者撫安之上以璽書託公感激

盡心設法賑濟不憚驅馳民賴全活者數十萬人明年
上念宣府邊方重地須得其人巡撫之遂召公為副都
御史往任其事公至訓練士卒堅完城堡凡糧草屯田
邊備戎務一切便宜處之革弊除姦士卒感慕而權貴
則不悅矣賴上知公為人譖毀不行未幾大同缺巡撫
者復屬公兼之時石亨與其姪彪皆驟遷高爵恃寵自
肆而大同乃舊鎮之地索取尤橫衆莫敢攖公獨上章
劾之以為大蠹大奸莫甚于此乞置于法以消未形之

患詞氣剴切聞者嘆服已而亨彪果以奸敗朝廷益嘉公忠直庚辰丁内艱還家守制一星未終上起公至京將有南臺之命適念大理缺卿持天下之平者無踰於公遂拜是職公累章乞終制弗許在任惟以洗究澤物為先精研獄狀務得其情不知案牘之勞形也由是平反甚衆僚屬莫不敬服癸未春復授誥命進階通議大夫推恩贈祖與父如其官祖妣母妻皆為淑人士林榮之公質幹奇偉心性剛介慎廉隅重名節操履端方確

乎不可拔事親盡孝處兄弟篤於友愛自奉甚薄雖居
顯貴服食不異寒士視貨財如污穢見不廉者若將浼
已避而遠之卒之日囊篋罄然無以為斂上聞訃惻然
傷悼曰可惜佳士遣官諭祭于其家復令有司為營葬
事生榮死哀斯無憾矣公平生躭嗜六籍博極羣書為
文章根理趣詩賦古澹舂容有餘味所存厚齋稿藏于
家公生于永樂丁酉閏五月初四日卒于天順癸未七
月十六日配段氏子男三長曰樟以是年十一月初六

日歸葬于先塋之西嗚呼公之志氣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而潔白之操方之宋司馬温公趙清獻公亦可以並驅矣于是為表以告來世云

吏部侍郎俞公墓表　李賢

竊怪夫世之人見害必避見利必趨已而避害者得害趨利者失利大抵不知命者也若夫知命者遵道而行盡其在已人謂蹈害而利反至焉人謂失利而害莫侵焉豈非明哲之士哉今之士效用于世能若是者其惟

俞公𫝀公諱山字積之別號梅莊先世居闕有仕宋者扈蹕南渡因古籍嘉興遂為秀水人高祖瑞卿曾祖禮之俱不仕祖伯剛父璿俱不幸坐累遷戍而死人咸惜之後以公貴俱累贈資善大夫太子少傅兼吏部左侍郎妣王氏鄉先生達道之女累封太夫人公生而岐嶷風骨秀異志趣不凡達道見而異之曰俞氏之昌其在茲乎遂妻以子弱冠補郡庠生治春秋從西園李先生講學專業不懈至忘寢食踰年即得與義永樂癸卯領

鄉薦以祖妣周氏垂老不忍去左右就養者三載宣德丁未乃入太學時祭酒四明陳先生師道尊嚴慎許可六館之士肅然惟待公以色庚戌春遂中乙榜人或諷之曰以子之才乃屑就邪公曰命也不可强遂得蘇之崑山訓導崑山之士樂公善教莫不爭先奮勵底于成俄丁内艱諸生攀留弗克有隨之抵家受業者正統丙辰服闋調常之宜興時公之執友楊氏適主師席遂同心率教士習丕變未幾丁祖母憂宜興之士思之不置

爭請提學御史留之弗果正統庚申服除赴京時朝廷嚴勅吏部擇儒官以輔親藩人皆託故避之公曰自有定數吾何避為遂選擢郕王府伴讀公既居是職若將終身日勤講説不少輟禄微數窘略不介意弟子從游者益衆慕求公之文者接踵於門正統已巳景泰即位進公鴻臚左寺丞時都御史楊善掌寺事雅重公薦陞左少卿踰月拜吏部右侍郎賜誥命階嘉議大夫尋轉左侍郎壬申進兼太子少傅優賜誥命階資善大夫久

之忽嬰風疾朝廷屢遣太醫往視後少愈景泰乙亥乃上疏乞骸骨不許且慰留之踰年請之益切人或謂曰委任方隆疾以漸瘥何苦欲休公曰隆替相尋亦理之常吾非不戀明時揣分宜休況以疾乎復上疏懇辭朝廷重違其意特允其請賚與甚厚俾乘驛舟以歸别之日公卿大夫設祖帳都門外觀者如堵莫不嗟嘆曰于今復見古人矣既歸越數歲舊疾復作竟弗起公生于洪武己卯六月四日卒于天順改元十月九日享年五

十有九卜葬嘉興永豐鄉之原所著梅莊集若干卷藏于家配沈氏累封夫人生男三長謨次誥工科給事中改判究之沂州次諫孫男三公為人敦厚簡靜于勢利淡如也在藩邸時嘗行義經書纂成講章尤善諷諫屢有裨益及顯用之日持以正大守以清謹不市私恩不取容悅人皆知為君子人也景泰初議迎復之禮公奮然曰鑾輿回則人心安力贊其成言官有持正被嫉者公曲為調護竟致顯用其佐銓衡也人才多所拔用未

嘗自言曰薦賢為國豈為私也公之行藏不避害不趨利已而未嘗有害吉無不利者如此雖嗇於壽而立心制行之高俯仰無愧足以暴白于天下後世矣

刑部尚書軒公言行錄　　楊廉

軒輗字惟行河南鹿邑人進士歷仕永樂天順間官至刑部尚書公天性嚴介初為進士往淮上催糧冬寒舟行忽落水救出衣盡濕一綿被裹之有司急為製衣一襲却之不用徐待舊衣之乾為御史獨振風𥟖之聲為

浙江按察使俸資之外一毫不取四時著一青布袍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三日以來易肉一斤多不能堪故舊經過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雞僚屬見之驚異此舉不易得也忽聞親喪明日遂行僚屬尚有未及知者陞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清操愈堅張都憲設席會諸僚公獨不赴既而以卓食饋之亦不納古穰雜錄

左都御史軒公持已甚嚴遇人無問賢否悉峻拒之不與接居南都歲時詣禮科拜表慶賀至則屏居一室澈

去侍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待鼓嚴而出禮既畢不告于同事者竟御肩輿而歸同事聞其來亦不樂與處皆避去平生俊偉之節惟恃公牘之存間令吏寫數十大冊以為他日傳世考此足矣于紀載之文一無所好及卒修史有司從其家求公行實無有也惟寫生卒年月上送官耳

廣州府知府沈琮嘗為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武庫司典皂隷凡諸司多屬意焉蓋皂有定數得之多或得之

早皆可覬利耳一日告予曰惟利亦可觀人琮司臯者久不以動心而干人撓法者得兩公焉尚書魏公驥都御史軒公輗是已水東日記

於維廉士古之李及為介為通復謂我激我豈激者百年一日廉憲中丞風紀以植讒諛不行奸墨屏跡乃掌邦禁勁節愈力老而復起憲臣是式彭韶撰贊

明名臣琬琰續錄卷三

明名臣琬琰續録卷四

明　徐紘　撰

副都御史李公墓誌銘　　王侍偉

天生一代聖明之君創業繼統必有忠良之臣以贊襄左右扶顛持危不偶然也曩者宣宗皇帝即位改元之初會樂安州漢庶人謀叛刼衆從已而行在四川道監察御史李公州人也以外艱家居語族人曰吾先世皆

以忠孝為立身傳後之範今吾必不為叛逆所辱汝等宜善自裁吾計决矣乃晨夜馳京告變朝廷仗大義以討平之改樂安為武定州嘉公之忠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陞中順大夫復賜以襲綵緞實宣德丙午也又二年公膺誥命曰爾中順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李濬任風紀清慎廉介當叛逆圖危之初乃心國家首發其謀嘉爾忠誠擢貳憲長授任以來益圖克稱兹特錫之誥命以為爾榮又八年是為正統元年今上皇帝嗣承

大統簡任賢能勵精圖治時公丁內艱還適遼東守臣懈於邊備數至冦盜上命在廷大臣舉素有才者一人往撫綏之僉以公為宜上遂召公往涖其事公至集諸將士宣布朝廷恩威諭以禦邊之道莫重於守於是高城深池謹烽堠鳴刁斗練精銳士馬分布要害暇則躬親督屯視田區畫措置由是邊儲充實甲兵堅利自瀚海以東悉平寧上聞嘉之進公左副都御史階嘉議大夫仍勑公凡事所當行者並以便宜施行公在邊凡八

年以目疾乞休致還未幾卒于家訃聞上哀悼之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公諱濬字伯淵自居庠序時已爲流輩推服及升戍均擢侍御綽然有聲已而遭際聖明致位都憲小心愼密至誠無偽其在朝則比之石慶在邊則比之趙翁孫可謂明良相逢風雲慶會誠不偶也公生洪武某年某月某日卒正統某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七葬某鄉某山之原曾祖諱某祖諱某皆隱德弗仕考諱任賢贈中順大夫僉都御史妣鄭氏封太恭人

配范氏封恭人子男四人森榮果本榮任户部司務孫
男五人嗟夫予與公生同郡仕同朝且有姻婭之好今
公已矣則公之墓石非予銘其誰銘曰於戲李公天產
異質早際聖明光奮于績親藩搆隙公發其謀憲臺貳
長公被寵休頟頟邊城命公綏撫設其運畧有赫其緒
引疾甫去而訃奄来士林嗟悼當宁興哀嗟嗟我公忠
義烈烈其身雖死其名不滅刻銘堅石納于壽藏子子
孫孫百世蕃昌

尚書靖遠伯忠毅王公神道碑　李賢

本朝之制文臣不許封爵邑惟有武功者不在令自洪武以來蓋百年于兹矣文臣有武功而封爵邑者始一人焉靖遠伯王公是已嗚呼休哉公諱驥字尚德系出太原先世有宦遊雲中者因家宣寧高祖而上多顯仕曾祖守道祖思宗仕元為高陽令有惠政父成適元季兵亂因徙家東鹿娶程氏生公公自幼警敏年十三入邑庠為諸生即有遠大志未幾父母相繼以殁公哀毀

盡禮能自樹立遂領鄉薦登永樂丙戌進士第授兵科給事中尋出使山西見徐溝民困奏免鹽池虧課一十萬餘時應天府缺丞務急且冗委公署之立辦復署行在都察院事持正不撓陞山西按察司副使洪熙改元仁廟素知公才名召為順天府尹畿甸大治特賜誥以褒之宣廟即位之明年陞行在右兵部侍郎時慮南京根本重地真定州畿內要衝秦蜀二王府護衛兵多兩遣公分調屯駐公皆處之得宜宣德乙卯進兵部尚書

先是北部阿勒坦多爾濟巴勒之軍騷擾塞下令皇上即位之明年特遣公往視師許以便宜行事公至見沿邊城堡不堅將無紀律歎曰邊防如此宜乎敵至翊日大集官兵問曰往年出兵遇敵於魚兒海首先退縮者為誰咸曰都指揮安敬即命左右引出斬之一軍為之股慄又誓於衆曰自令遇敵有不前者罪如之號令一新兵威大振既而部長巴圖博囉入寇莊浪公即遣都指揮魏榮授以方畧率兵勦之遂擒其部落以還敵始俱遁

走公閱甘凉軍冗曰兵貴精强乃退其三之一八月還京上慰勞之者久焉敵聞公還復入擾上復勑公往公至遣大將蔣貴率精騎數千出境且戒曰遇敵不捷無復相見也再遣偏將趙安率兵繼之公與太監鲁安都督任禮分兵爲殿遂擒阿勃坦停殺敵卒幾盡邉境底寧捷聞上遣人賫金幣勞公加兼大理寺卿明年還京先是雲南麓川宣慰使思任發叛累征不利辛酉春復命將貴率諸道兵往討之仍命公總督軍務賜以明鎧雕

弓蟒龍緋袍以壯其行公至聞賊在大侯州即遣都指揮馬讓授成算以往斬首數百級餘賊遁去是歲冬分道并進會于上江以夾攻之因風縱火斬獲無算賊首父子僅以身免遂蕩平其巢寨捷聞降勑獎勞召公北還時蠻賊韋郎羅造釁於維摩州公遣指揮萬誠先聲率土兵討之賊潰散郎羅逃之安南復傳檄諭之邊人遂斬其首來獻廣南富州土官儂部舉沈政讐殺十餘年公宣諭朝廷恩威兩讐頓釋至京上親宴于奉天門

文武官僚以次陪宴士林榮之論功封公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禄大夫柱國靖遠伯食禄一千二百石特賜誥券追封三代曽祖考皆如其爵妣皆伯夫人未幾思任發竄入緬甸謀復叛上曰勞卿再一行耳公復總諸軍至金齒遣人促緬甸送思任發至軍前緬人佯諾不遣公曰緬人黨賊不可加兵乃至騰衝分為五營公與蔣貴及都督沐昂分督以進木邦宣慰使統兵萬餘駐於蠻江滸觀我軍容公責以忠義賞以牛酒遂感悅而

退緬人擁衆大至公率令貴率兵洍江而下焚其舟數百艘大戰一晝夜賊潰遁去捷聞上召公班師慰勞益厚加禄三百石壬戌秋北兵近邉上復命公出廵仍許便宜行事乃自寧夏抵甘肅凡寨堡烽堠悉増修之仍授邉將以破敵及練士方畧事竣還京麓川遺孽思機發卜發復據孟養以叛戊辰春上復命公總督諸軍率兵往討之至金沙岡賊於西岸立柵以拒公伐竹為梁麾兵悉渡一鼓破之賊又於鬼哭山巔立柵公與偏將

親冒矢石往拔之二孽死於亂兵南服遂寧景泰初都督宫聚征湖貴苗賊失利乃以公佩平蠻將軍印代總其兵遂大破苗賊獲其酋偽稱剗平王苗蠻富檻送京師餘寨悉平振旅而還復增禄一百石子孫世襲尋委公總督守備南京壬申秋以衰老乞閒還京天順改元皇上復位思用舊人召公慰諭良久賚以白金文綺顧公精力尚健復拜兵部尚書再閱月兵政漸有次第而公固辭不可强矣上亦念公重違其請令朝朔望復賜

誥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禄大夫禮遇甚厚天順四年五月十一日以疾薨于正寢公天資通敏遇事敢為正色立朝欲以身狥天下每陳國家利害生民休戚辭氣懇切孜孜不已襟懷開爽好賢樂善人有寸美必極口稱道見人材沉滯必拔起任用始終成就之未嘗有德色與人交不立厓岸循循和易雖位兼將相望重累朝曾無一毫驕矜之意見於顔面體貌清臞風儀俊整尤善談論見者為之慺然當大事屹若砥

柱之在中流功名事業視前古為無愧矣疾亟家人皆惶懼公曰古人以死為歸何至是耶且對敵人大理卿龔永吉敘間閻神思如常客甫出門公就席而逝享年八十有三上聞訃哀悼輟視朝一日祭葬賻儀悉從典禮追封靖遠侯謚忠毅士大夫莫不茹泣相弔公娶張氏累封伯夫人生子三曰玉璐俱早卒側室劉氏生子三曰瑺嗣公爵曰珩為勛衛孫男二女二卜以是年七月吉日歸葬於東鹿祖塋之右銘曰天生豪傑祚我邦

家大其抱負弘彼聲華乃若斯人世豈多有為鳳為麟出也非偶惟忠毅公間氣所鍾芬芬茅葦挺見孤松早奮于庠入奉廷對羽儀公朝展也無愧歷試繁劇如劍斷犀佐持憲節名震山西召尹京畿畿內安堵貳我夏官折衝尊俎進大司馬出巡邊陲斬其怯將大張兵威于甘于涼于彼沙漠蟜蟜強敵罔不就縛麓冠弗靖以跳以梁公來督戰如鷹之揚殲厥渠魁盪其巢穴滇南之境遺患斯絕報功有典適出羣流河山帶礪與國同休將相之才一代之望壽考哀榮孰與公抗東鹿之

原卜此牛眠豐碑有銘百世之傳

尚書侯公神道碑　　王直

侯氏世家澤州公之曽祖父伯謙大父慶先父大亨皆儒業而不仕公諱璡字廷玉自幼端重寡言笑而聰敏喜學慷慨有大志讀書窮日夜不休凡遇宴樂輙先退不欲以酒廢事先生長者皆以遠大期之舉為州學弟子員永樂癸卯山西鄉試第一遂取進士為行人以善辭令而剛果能斷得名四州雲南廣西諸土官爭地累

年不次者朝廷以命公至則按圖志考故實召諸耆老開誠布公智力貨賂不可移由是皆悦服而罷上亦以為能交阯黎麟請命公輔禮部侍郎章敞往錫封至其境闗門低且隘先驅者謂當傴度公止之曰此中國所謂狗竇也於士人出入則宜今天命下臨不可由此度迓者驚懼為撤闗乃度由是蠻夷益謹禮不敢肆既歸毫髮無所受人以此益賢之遷兵部主事北部阿勒坦多爾濟犯邊會昌伯趙安尚書柴車等自涼州分兵出鐵

門關攻敗之公與有勞繼以内艱歸居喪盡禮而哀戚
加馬服除陞郎中麓川思仁發反詔尚書王驥率兵討
之公在行往來督戰視將校用命以施賞罰賊攻大侯
州公以偏師往援令于衆曰吾視賊氣驕有輕我心宜
掩其不備即麾衆薄之呼聲動天地斬殺無算賊大潰
我師益奮與叅將冉保等遂破石甸等十餘砦聞大軍
至麓川賊阻截不得通公與保等由高黎貢山晝夜兼
程進與大軍合擣其巢穴賊遂平凱旋陞禮部右侍郎

賜白金五十兩鈔五千錠綵幣五表裏且賜誥命以寵之贈大父父皆禮部右侍郎祖妣李氏母宋氏皆贈淑人封繼母劉氏為太淑人妻翟氏封淑人尋奉勅鎮雲南得便宜從事雲南饑公發倉廩及募富民出粟以賑之全活甚衆會再討麓川餘黨公引偏師由于厓南甸進破賊于思機發所居寨獲其妻孥輜畜捷聞陞左侍郎賜白金七十兩鈔五十錠綵幣七表裏丁太淑人憂命馳傳奔喪即起復遣行人賜祭官為治葬遷兵部侍

郎復鎮雲南築騰衝城置軍衛焉時議以賊子思機發在孟養復命靖遠伯王驥以兵往勦之公與都督張軏分軍抵金沙江造船先濟奪賊地為營於是大軍畢度燬其柵而進賊奔孟養度不能支各鳥獸散去公窮追至孟那海子等處不可得乃班師諸邊敵長皆震駭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大軍至此真天威也南夷無復反矣還鎮雲南而今上即位遣使賫勑嘉勞賜白金二十兩綵幣二表裏貴州鐖苗叛攻圍新添諸衛道

梗不通城中食盡命公總督軍務往征之時普定圍急公自雲南選善射者為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州副總兵都督用禮等以兵來會克龍里甕城羊腸楊老全溪諸路新添平越清平都句諸圍俱解由興隆而下抵鎮遠皆平定事聞上嘉其功陞兵部尚書又進克安莊克西堡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公得疾舁歸普定醫弗效諸將問疾惟戒諸將以勿輕此賊宜統兵進勦毋貽患生民遂卒未嘗

一語及私時景泰庚午八月十三日也上聞嗟悼遣官賜祭命歸其柩於澤州有司治墳以葬生於洪武戊寅三月初六日享年五十有三其葬以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其墓在五門山前先塋之次子男一闕爵朝廷以公功命為錦衣衛世襲正千户女一孫男三侃偉儀公姿貌魁傑器重宏深而兼資文武仁義忠信之實有諸内功名事業之美見諸外卓然為令名臣人之能者蓋鮮矣予念天之生賢必使之有為於世荷國家之重而得

盡其才不徒小試而已今天子勵精圖治日靖四方而公以壯盛之年當戡定之託遠大悠久之業不克見其成嗚呼豈非可惜哉予與公同朝久相好為最深於是爵來請予文刻諸神道以示久遠義不可辭也乃序次其事之大者而系以銘銘曰侯氏之先世為儒家自君祖考弗耀其華君早嗜學科乃峻擢歷位而陞膺此殊渥文武之才兩取其優伐叛南夷克闡令猷偏師疾攻風激霆怒振槁摧枯有仆無拒飛渡金沙遺衆遁逃烟

塵廓清弓矢載櫜蠢茲有苗乃敢干紀震以餘威所向
披靡遂陟夏卿遽返于冥維茲戎功弗克厥成天子曰
嘻曷表朕志五品之𢉖子孫世繼大山峩峩靈秀所鍾
蔚然新宮公在其中勒銘穹碑負以龜趾詒後不忘庶
其在此

尚書楊公墓碑銘　　　　彭　時

天順戊寅十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刑部尚書歙縣楊公
卒于家又明年庚辰其弟宜之子埏會試來京請于予

曰先伯父歷仕于朝幾三十年功名事業著于中外惟是墓隧之碑宜有文以詔後世而缺焉敢以為請得一言庶幾其不朽也言既因授予狀按狀公諱寧字彥謐姓楊氏世為錢唐人高祖世隆元教授曾祖本仁祖源俱隱德弗耀父諱昇有文學行誼卒官徽州府學教授因留家焉公生而頴異甫三歲祖父引至膝下口授以詩即應口成誦八歲能通大學語孟十一而能屬文十八即以春秋魁永樂丁酉京闈丙申乙榜不就宣德庚

戊林震榜第二甲進士第一人尋詔歸進學壬子起召明年授刑部主事讞獄明恕蔚有時名正統己未麓川宣慰思任發反寇虐隣境朝廷命將征之簡文臣有才識者隨征公其首也師次麓川境賊遣人欵軍門納降主將欲許之衆莫不起悦公獨進曰不可兵未加而敵降是必詐以誘我也許之懼有後悔弗聽又曰必欲許之請嚴兵以備不虞又弗聽因固請不已衆謂公迂檄令督運于金齒不旬月賊衆奄至士卒多陷焉比還京

將兵者卒以失機被譴公獨以勞被褒賞特陞郎中歲辛酉大舉伐麓川總督軍務兵部尚書王公驥知公料敵之審也仍以公行師入境土公指授諸將進取方畧以公督戰乃渡江攻上江賊砦賊矢石如雨公奮不顧身督戰益力士卒咸用命遂克之又進攻杉木籠山賊柵險拒守公曰賊狃于前勝當多方以悞之使不暇併力乃可圖王公用其言令諸將各視于便以進俱奮連破七寨斬陶孟㐮等餘賊奔潰遂乘勢擣賊巢圍之賊

以死守晝夜攻賊不息因乘風舉火烟焰漲天賊不知所為死鋒鏑及墜厓溺水不知其數師還上親宴勞于奉天門賜公白金楮幣拜刑部右侍郎壬戌丁母衣夫人憂甲子奉命恭贊雲南軍務至則練兵伍督屯耕興利去害不以勢撓而于懐柔遠人尤盡心焉先是有頭目恭項者嘗效力隨征公于奏請置隴州宣撫司以恭項為宣撫用旌其義民俱悦服有言騰衝險要宜城之以控制蠻夷者上命公往城或謂公曰其地險惡多瘴

非時冒之輒死盍徐圖之公曰我知奉命而已遑卹其他即往相地度工計財用勉勵將士使效力越四旬有五日而畢工因建學舍選生徒訓令務學以變土風自為文刻石紀其事人敬服焉先是麓川賊首逸於緬至是公以城完民且效順諭所以致賊計乃簡鋭師若將有所向者先遣使奉詞責緬緬人懼哀求出賊自效卒誅大憝函其首以獻自是朝廷無南顧之憂丙寅侍郎侯琎代公還朝丁卯暨戊辰春上以清明謁祭三陵其

命公留守未幾閩浙東廣草寇竊發師征未寧江右蠻逿
三境懼有侵軼患朝廷命公巡撫公至按視師縣當賊
衝者增修城垣立木柵以斷其路團集鄉兵訓以武藝
其有侵軼者輒擊斬之以故賊風聞畏避不敢犯公于
是時益鎮以簡靜暇則遍歷諸郡宣上德達下情崇奬
學校詢求民瘼而弛張之遠近畏慕景泰初還京奏對
稱旨有織金文綺羊酒之賜明日拜禮部尚書與毘陵
胡公協心政務濟寬以嚴人謂得體後二年以病足艱

于步履調南京刑部亦優禮也其在刑部凡五六年斷獄一用寛恕民以不寃蒙贈曾祖祖父俱尚書曾祖妣祖妣俱夫人天順改元致仕家居踰年以疾卒春秋五十有九訃聞朝廷遣官致祭營葬以是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一都之金山下配曹氏封夫人無子子宜之次子待如已出側室吳子二人長堣以公平南功授徽州衛世襲副千戸次城女一公天資孝友年方十四適其父教授先生承詔預修永樂大典公隨侍至京既而父遘

疾且卒公于侍湯藥備棺斂無不致謹扶柩歸葬于錢塘不憚險遠及第進士歸母夫人在堂朝夕侍養甚謹會其弟宜領鄉薦而公亦被召乃謂弟曰母之所生惟我與爾今俱出而仕何侍以為養耶弟感其言養母以壽終乃仕公友愛其弟無間始終待鄉黨朋友一以信義事上以忠涖政以勤涖民馭衆嚴不刻寛不縱所至有惠于人而性識機警才器宏偉處事務存大體衆中出言清辨有條聽者忘倦故識與不識無不稱道其為

人而慕仰之其學博覽經史尤長於春秋自少即馳名場屋所作諸文有白雲稿卧雲稿藏于家公弟宜舉進士拜監察御史令為廣東按察司副使其子埏景泰癸酉鄉貢士科第蟬聯實公啟之而埏又知為公不朽計可謂不負所教已銘曰綿綿楊宗世德遠而再仕予外不大厥施委祉儲祥而公傑出磊落其才沈厚其實乃雋賢科乃官郎署乃慎乃勤乃馳清譽滇南徼外蠻寇縱橫再征以師而公在行協力贊謀妖氛斯滅終鎮以

靜遠人慕悅岌岌江石與䰟爲隣天子慮微命公巡撫

公于爲政春生秋殺民以不恐亦懷其德累兹勞勤正

位六卿鴻聲駿望洋溢二京歸曰幾何而遽長逝壽雖

弗延名鮮與儷金山之麓高墳峨峨銘以昭之百世不

磨

侍郎焦公神道碑　　　王　直

正統己巳五月廿一日户部右侍郎焦公以疾終于家

年五十八先是語以叛賊思機發猶不庭假息孟養命

出征之而以公主餽運抵金沙江公奉命謹甚冒瘴癘以進軍不乏食而身則病矣然尤力疾終其事師還遂浮三峽道荆襄以朝京師公家南陽葉縣以困憊弗堪少止求醫藥而疾加劇不能就道即上奏曰臣餽師無功又不善攝養為瘴癘所侵金瘡復作連項背勢且日甚恐不得入朝見陛下謹具奏復命踰數月訃至上深悼惜之命禮部致祭工部為治墳營子鈍卜某年某月某日奉葬于闕之原而以翰林編修劉定之所述行

狀來請曰先人之葬朝廷寵終之禮厚矣然官至三品于法得立碑神道敢請文以刻焉公諱宏字克明世為葉人曾祖成祖敬皆不仕考英嘗主鄗及萍鄉二縣簿公貴祖考皆累贈至通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祖妣程氏妣耿氏皆太夫人公天性至孝事父母皆盡其道居喪皆哀毀如禮其于為學日夜不懈學成取進士拜監察御史守正不阿時都御史顧公馭下嚴御史有不謹禮法者皆罷斥獨善待公嘗出按貴州貴有疑獄不決

論死者百餘人公察其實以聞皆釋免坐者十人而已
公署相傳有妖前之御史皆避正寢不敢居公處之恬
然陳都督鎮鳳陽行有違法者人重誣之欲寘之死地
宣帝疑之命擇御史之賢且明者往廉問以命公至則
為直其誣而坐以所當罪得不死謫戍邊由是公曰益
有名人有受誣不能白者皆以得遇公為幸壬子陞江
西按察副使人謂江西俗健訟公曰吾知其人多讀書
識道理吾當以理諭之訟無難決者于是人有訟惟折

之以理不尚嚴酷人亦感公之德無不服從獄遂清省
江西連歲歉積逋稅藩府病之吏部侍郎趙公任總督
奏以委公公撫循勸諭民懽趨之事以辦治已未陞江
西右布政使益以寛厚為治察下吏之有才行者奏進
之有起自末僚而為縣令者九江歲納蘆柴而此地不
産乃斂錢于民買自他所而納焉逋負歲積民益困公
為奏免之新南昌府學修公署正堂及吏舍皆捐俸以
倡僚屬故不勞而集每以公事行縣寛而不縱嚴而不

殘吏畏而民愛之尤喜興學舍奬進士類九江濂溪書院久廢人侵軼其地公復之建祠宇以興起其士人郡邑中有寒浚不得齒于學公罷而致之禮遣為弟子有與鄉薦而貧不能赴春官者公皆厚禮送之由公而成名者衆歲辛酉徵為户部右侍郎食從一品禄有重事則以任公閩浙蘇淞半臨海寇往來海中伺便肆抄掠兵備弛廢上命公往視閱其軍修城堞備戰艦防守之法有當因革增損者悉以便宜行事政令一新寇不得

為害蘇之嘉定民有田數百畝已歸之官而稅尚在民民苦之公奏蠲其稅甲子閩中復開銀場又命公往視課頗重者請減之以利民乙丑上以陜西緣邊皆宿重兵俱仰食内郡河南濱陜多積粟而諸衛多屯田處有名無實復命公公按視其廪庾考較其耕穫姦弊盡革儲峙以充其他建立皆倍之可紀者多類此蓋公盡心朝廷遇事勇為為之必盡其方不擇利害為取舍與人交謙恭和厚言語恂恂有不當其意輒毅然自任不可

回於得失不較也公為人如此上之欲用公與士大夫之所以期望者蓋有大于此而今已矣豈非深可惜哉公兄弟三人最相愛長兄寧早卒公撫育其諸孤以家事屬仲弟宜令季弟寛得專意于學寛遂與鈍亦相繼取進士而寛為御史焦氏世科之盛人罕有及者公娶同邑李氏累封至夫人子男二長即鈍次欽公以文行政事為當時顯人而子又克孝用表著於後庶永永不朽予家江右素知公且同朝久相知益深奚可辭故論

次其事之大者系以銘詩而俾刻之石銘曰天祐聖明篤生俊才侃侃焦公秉時偕來為名進士為賢御史正直自持譽闢遠邇出副外臺亦克持平教行惠施刑為之清遂陞方伯召公是式亦有咏歌叶于南國天子曰來汝作司徒邦教之計汝審厥謨出入中外有勞有烈天不憖遺惜哉此傑命之不延人亦奚悲功立名存百世之思刻文道周負以龜趾云誰為之公實有子

明名臣琬琰續錄卷四